



漫长的告白

嗣香同人

声明：

本合集中的所有作品均来自 Fan fiction，对其的翻译和整理仅是嘲斯的个人行为，嘲斯不对原作和 Evangelion 享有任何版权，并愿意应原作者或版权方要求对本合集中的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增补和删除。

本合集中的所有作品的翻译均首发于 QQ 明日香频道与嘲斯的 B 站个人空间。嘲斯欢迎对个人翻译作品的规范转载与传播。

本合集封面来自画师 CC，并已获 CC 授权许可使用，再次感谢 CC 老师。

嘲斯

2022. 4

目录

前言.....	4
幸运一掷.....	6
直到醉意（不）让我们分离	23
破碎的手.....	46
恨意的提醒物.....	68
寒冬之后.....	87
耶利哥之墙	98
月亮.....	113
明日香的生日.....	120
安宁与陪伴	129

前言

在数周的筹备后，嘲斯的个人企划——新世纪福音战士嗣香同人合集《漫长的告白》终于落地了。

首先谈谈做这个企划的缘由吧。嘲斯入坑 EVA 的时间不长，不过栽进嗣香深坑的速度倒是飞快。某日嘲斯在相关 Q 群内寻找嗣香同人资源时，偶遇群友分享了一个 pdf 文件，是 Die besten Wuensche 先生于 2020 年整理的新世纪福音战士 EVA 同人合集。多达 300 页的同人内容带给了嘲斯极大的精神满足，与此同时还有对于 Die besten Wuensche 先生的深深敬佩：这些零散的同人翻译因为版权问题无法汇编成册，但 Die besten Wuensche 先生依然尽心尽力搜集，然后整理成 pdf 文件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是低效的，既没有实体，又不依托于一个固定的网站，仿佛是投向大海的漂流瓶，不知何时才能被岸边的同好拾起。但这种传播又是浪漫的，因为它在两年后的某日确实被一个嗣香爱好者拾起了，于是这种行为就有了意义。

不管它在互联网上漂流了多久，此刻它正被呈现在屏幕前的你眼前，这才是最重要的呀。

然后简要介绍一下这本合集的内容吧。本合集共收录 9 篇嗣香同人短篇，前 5 篇均来自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这也是先生在 Fan fiction 上投稿的全部嗣香短篇，篇幅占合集的三分之二以

上。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是嘲斯第一位成体系翻译了全部短篇作品的作者，因此被嘲斯选为本合集的“主菜”。先生善于描写嗣香之间的对抗行为，对人物心里活动的描写也十分到位，绝对不会令读者朋友们失望。其余 4 篇作者各不相同，算是嘲斯在 Fan fiction 上“淘”到的较为符合个人口味的作品，希望读者朋友们也能喜欢。

最后嘲斯还想谈谈合集的标题。在嘲斯脑海里浮现“做个合集吧！”的想法时，“漫长的告白”这个标题便立刻随之而生。这本合集的 9 篇作品均属于 NGE 和 EOE 世界观，也就是俗称的 TV 版和旧剧场版。这两个版本里嗣香之间行为的对抗冲突和感情的曲折发展在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嘲斯看来，从“Over the rainbow”上的初遇开始，一路上的起起落落都在让嗣香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那从未倾诉出口的告白，从两人邂逅起就在不断酝酿，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最终回荡在红海的潮涨潮落中。

此所谓“漫长的告白”。

希望屏幕前的您能喜欢这本合集。

嘲斯

2022.4.13

幸运一掷

作者：YourBlandestNightmare

翻译：嘲斯

“我回来了！”真嗣招呼道。他知道明日香至少在两个小时前就已经到家了，但他还是没有收获任何回应。真嗣环顾了一下昏暗的客厅，连 penpen 都没有见到。

“美里小姐很晚才能回来。”真嗣想到，“太好了，这样就没人会打扰我了。”

他脱下鞋子在门口摆好，蹑手蹑脚地穿过公寓客厅，双手将一个购物袋抱在胸前。他听到了那位来自德国的同居者的房间里传来一些声响，所以他在经过时特意屏住了呼吸。等他抵达他那既没有窗户又狭小逼仄的“安全屋”后，他立刻拉上门，后怕地呼出一口气。

真嗣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他打开灯，坐在床上，打开购物袋。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拿起里面的东西，仿佛捧起的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看着盒子上的字，他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龙与地下城

他到现在都还有些难以置信。在来到第三新东京市后，他把自己少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他想买到一份跑团游戏，哪怕只能买

到几本规则书也好 ;但似乎这种小众的桌面游戏在 Nerv 所在的城市并不受欢迎。即便他的所作所为有些难以理解 ,但碓真嗣确实几乎跑遍了第三新东京市的所有游戏店而不得 ,直到今天下午。

今天下课后由真嗣负责打扫卫生 ,所以明日香没有等他就回家了。完成扫除后 ,想到今天没有安排同步测试 ,真嗣决定在回家之前先去四周逛逛。他走走停停 ,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他没去过的街区 ,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家未曾探访过的游戏店。店家在玻璃橱窗后展示出了这个盒子 ,真嗣没有丝毫犹豫就跑进去买下了它。

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小爱好 ,美里小姐不知道 ,他的父亲更不可能知道。真嗣有时会想 ,就算他知道 ,他会不会也完全不在意呢。真嗣曾想过把这个爱好分享给东二和健介 ,或许还有可能邀请他们一起玩 ,但他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前者满脑子都是运动 ,想必无法规规矩矩坐在桌前玩这种东西 ,而后者作为军宅肯定喜爱科技多于魔幻。当然 ,他的室友明日香同样不知道这件事。他不能让她知道。真嗣不敢想象如果明日香知道了自己从小到大的一大爱好就是在桌子上掷骰子玩 ,她会笑得多厉害 ,会拿多具有讽刺性的话语刺他。也许“幼稚的小屁孩”这种绰号都算仁慈了。

他打开盒子。里面有一本规则手册、一本玩家手册、一张地下城大地图、一些角色卡和两个装满骰子的小塑料袋。这和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他人生中的第一盒龙与地下城桌游很相似。

年幼的真嗣在地窖的碎报纸堆旁找到了这盒落灰的桌游。当他抱着盒子向老师询问这个新鲜事物时 ,老人解释说这是他一个亲戚的 ,

只要不影响他的学习和大提琴课程，就可以让真嗣“代为保管”。

说实话，小真嗣一开始对盒子里的东西很失望，因为他更想要一个传统一些的棋盘游戏。不过在他开始阅读说明书后，他就完全停不下来了。他被天马行空的奇幻规则以及充满魔法、怪物和冒险的遥远世界的故事迷住了。那个世界成为了他的避难所，是他在寂寞的下午、深夜里难得的慰藉。他有爱好，他喜欢做饭，但那同样是独自生活所必须的。他坚持练习大提琴，但很难说那是不是来自老师的要求。而龙与地下城不同，这是他完全出于个人意愿所作出的选择。在被第三新东京市的父亲召来前，真嗣常常把自己的休息时间用在研读规则书上，他要牢牢记住那个幻想世界的规则、咒语和传说。他甚至捏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物们，精心设定他们的背景故事。

回想着那些美好记忆，真嗣拿起一个青色的二十面骰，手指间熟悉的触感让真嗣不自觉地绽开笑容。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摩挲过骰子了。

然而，随着回忆的继续，真嗣的笑容又变得苦涩了起来。他们闭塞的小镇没有一家游戏店，老师严格设计的时间表也断绝了他出镇的可能。因此，他想了解不同怪物、其他职业或新冒险模板的信息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老师的旧电脑上查找，而这其实是他在完成作业和家务之后才能获得的难得奖励。此外，紧张的日程规划也让真嗣难以找到和他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不过就算找到同好又如何呢。真嗣心里清楚，他的羞涩和自闭心理只会让交流机会白白溜走，他始终只能孤身一人。

他侧躺在床沿边盯着骰子，没有一开始那么开心了，他想起了连规则书的设定和自己的想象力都开始枯竭的时候，也想起了自己曾经苦苦渴求的、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好，至少陪他一起玩一局游戏的时候。

“喂，笨蛋真嗣！家里没有冰淇淋了！下楼买些回来！”

突如其来的叫喊和猛地被拉开的房门吓得真嗣从床沿上摔了下来。颠倒的视角里，真嗣看到了青色的骰子从他手中飞出，滚过地板，停在了眼熟的脚趾旁边。

真嗣赶紧调整姿势跪坐在地板上，然后怯生生地抬起头来。明日香站在门槛上，一言不发。女孩明显已经不再关心冰淇淋了。她的目光在她脚下的骰子、放在床上的盒子和真嗣之间移动。她的嘴巴微微张大，男孩已经在脑海里想好她要说什么话了。

“不要笑话我。”真嗣难过地想到，他已经不敢正视她了，“求你了，明日香，不要取笑我，不要为了这个。说我软弱也好，嘲笑我的驾驶技术也好，你想说什么都行，但不要取笑这个。这是...”真嗣急得眼角都要冒出泪花了，“这是少有的能让我真心开心的事物了。求你了...”

他又抬起头，做好了迎接讥言讽语的准备。然而却看到红发女孩转身往自己的房间跑去。真嗣听到从走廊的另一边传来明显的翻找声。几秒后明日香回来了，手里抱着一个和他的龙与地下城桌游很像的盒子。

“你也玩？”她问道，眼睛里闪烁着小孩子特有的兴奋光亮。

“你、你也玩？”这股惊讶已经冲击得真嗣说不好话了。

明日香没有在意真嗣的答非所问，直接走进了他的小房间。

“我当然玩了！”她说，把盒子平举在胸前。“我超爱这游戏！”

“啊？”真嗣倍感震惊。在他看来，这个公寓里的三人一兽中，这位德国精锐 EVA 驾驶员是最不可能享受龙与地下城桌游的。真嗣觉得 penpen 玩的可能性都比她大。“为什么？”

明日香逼近了他，吓得真嗣跌坐在床上。

“你是笨蛋吗？”她喝问道，不过这次似乎不含太多贬义色彩，“角色扮演对大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它可以磨练你的决策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还可以提高你的创造力以及反应力还有即兴发挥的能力。此外，即使只是虚构的，这个‘异世界冒险’的故事也超酷的好不好。唔不对，还是不如驾驶 Evangelion 拯救世界那么酷，但还是很酷。”她眯着眼睛看着真嗣的那一盒，“当初我把你的东西搬出我房间的时候，怎么不记得看到过它？”

“我刚买的，原来我在老师家里有一个，但没带过来。”

“哼。我还在德国的时候就有属于我自己的龙与地下城桌游了。”明日香骄傲地指了指她盒子的边角，“看到了吗？已经很旧了。这小东西跟我一起走遍了世界！”

“真好呀，明日香。我真羡慕你，你肯定和很多有趣的朋友一起玩过。”真嗣真心实意地祝贺她。

听到真嗣这句话，明日香愣了愣，向墙后一靠，移开了视线，假装对真嗣身后的白墙感兴趣。

“才不是呢。”她的声音低沉了下来，“我没有同龄的朋友。德国 Nerv 的一些工作人员倒是说过可以和我一起玩，但他们都是一群变

态的科研疯子。我才不要和他们一起玩呢。”女孩兴致缺缺地回忆那段经历，她主动坐到真嗣的床头，紧挨着他的那盒，继续说道：“大学的时候，我想找个同好小组，但其他学生大多不喜欢我，他们嫉妒我的成绩比他们好，而年龄只有他们一半。”她低下头，失望地叹了口气，“而加持先生明显不感兴趣。我一直邀请他和我一起玩，但他总是在找借口。”

真嗣越听越是瞪大双眼。明日香不仅和他有着相同的爱好，而且似乎她在这个游戏上的经历遭遇也与他相似。

明日香恢复得很快。她从床上跳下来，居高临下地看着真嗣。那种小孩子才有的兴奋劲再次出现在她眼中，她命令道：

“笨蛋真嗣，你来陪我玩！”

.....

“我回来了...”美里有气无力地招呼道。她懒得等孩子们回应了，毕竟自己已经快被工作折磨的累散架了。她慢吞吞地朝厨房挪去，就在他准备打开冰箱拿一罐最喜欢的冰镇惠比寿时，一声熟悉的尖叫震动了整个公寓：

“你是笨蛋吗！你怎么这么傻？”

NERV 少校叹了口气。“可怜的小真。”她想，“这次他又怎么碍明日香的眼了？”

“你不要胡搅蛮缠啊！而且我又不傻！”

美里愣在了原地。那是真嗣的声音吗？真嗣刚刚朝明日香吼了回去吗？

美里顾不上喝啤酒了，她朝女孩的房间跑去，那里正是叫喊声传出的地方。她希望能赶在真嗣的骨头都被打断前及时救下他。

门开着在。她的两个小朋友盘坐在地板两边，彼此相隔一米左右，两人愤怒地对视，大声地叫嚷着。美里可以看到少年少女眼中火花飞溅。她低头看着他们之间的地板，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笔、纸和各种颜色和形状的骰子。

明日香向真嗣伸直了手臂，展示手中那个红色的二十面骰子。她一边凶狠地挥舞着它，一边喊道：

“只有你这种笨蛋才连这么简单的要求都看不懂！我说了我需要搜索一匹马，我掷骰子掷出了二十点！所以赶紧把我要的马给我！”

真嗣紧抓着规则书，不卑不亢地回答道：

“我再说最后一次，明日香：搜索和感知无法改变现实！如果周围环境里没有马，不管你掷得有多好，你都找不到一匹马！”

两个小孩完全陷入到了争论中，压根没有注意到门外一脸呆滞的监护人。

“我！掷出！了！一个！二十点！”明日香杀气腾腾地坚持道，额头上隐隐约有青筋跳动。

“行行行，那你搜遍了整个房间，你确定房间里面没有马！事实上，你发现那个房间根本不可能容纳任何种类的马！”

“去死吧，笨蛋真嗣！我要我的马！”

“你的角色正在一座偏僻的闹鬼城堡的三楼的一间小卧室里！一匹马怎么会先到那里！”

美里听天由命地举起双手。无论这两个孩子在争论什么，对她来说都只是小孩子过家家而已。只要他俩不打到互相扼喉那一步，她就不必插手。她回到厨房，直奔自己心心念念的惠比寿。

房间里，明日香对真嗣的最后一句话表示异议：

“你的意思是，我如此出色的搜索结果一无所获？”

“因为你指名道姓要搜索一匹马，所以我说你一无所获。”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寸土不让，“下一次，掷一个普通的搜索骰，我会告诉你你找到了什么。”

“这条规则可太蠢了，蠢得就像你一样！”她气得咬牙切齿。

“啊哈哈，是呀，太蠢了。可惜我是地下城主，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明日香嗤笑一声。

“你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她又腰而立，“第三适格者，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吗？你太抗拒未知的冒险了！这个游戏充满了未知数，你就应该该掷骰子然后接受结果，然后适应这些情况！”

“你错了！骰子带来的随机性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存在！没有规矩就不是游戏了，你这是在乱玩！”

“呸！”红发女孩嗤之以鼻，“规则是用来保护害怕冒险的胆小鬼的！就像你一样！”

“我不怕冒险！”

“不，你怕！”

“不，我不怕！”

“你怕！”

“我不怕！”

“你怕！”

“我不怕！”

“好啊，那就向我证明！”明日香抬起手臂，手中还握着那个红色的 20 面骰，“如果我再掷出二十点，你就立刻在这里亲我！”

还没等少女好好思索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语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她的手臂就已经扬了起来。回过神来的明日香想把空中的骰子抓回手中，但已经太晚了。少年少女注视着骰子在地板上弹跳滚动，直到它停在真嗣的脚边。

20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连屋子另一头美里啜饮啤酒的声音都听得见。真嗣怔怔地松开了手中的规则手册。明日香的嘴唇因为震惊而微微张开。

“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她的脑子里仿佛有一千个小明日香在尖叫，她睁大眼睛盯着那个倒霉的数字，“我在想什么？难道...我其实真的想要他来亲我吗？好吧，冷静点，明日香，不会有事的，那个笨蛋太懦弱了。你一会儿就能看到，他只会脸红，言之无物地道歉，然后他会跑——”

然后她察觉到有两只颤抖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脑海一片空白。明日香被拉回现实，清楚地注意到，在她面前，紧张的真嗣闭上眼睛，嘴唇贴在她的唇上。

唇与唇接触的那一瞬间，少女的身子一僵，脑海中的情绪也变得

混乱不堪。她的第一反应是找借口推开他，对他大吼大叫，甚至打他；但她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借口。她甚至不能骂他色狼；因为她才是那个要求 kiss 的人。碇真嗣真是色胆包天。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随机冒险”前，他居然真的鼓起了勇气。更令人惊讶的是，明日香感觉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感在她的身体里蔓延开来。明日香闭上眼睛，开始细心品尝唇边的触感。她放松下来，双手环住他的腰。

至于真嗣，决定接吻前的那几秒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焦急的时光。他的面颊红得像熟透了的西红柿，双腿止不住地颤抖，真嗣生怕两人嘴唇一分开，明日香就挥拳打死自己。然而，当他感觉到她的双臂紧紧搂住他时，他浑身上下的所有紧张——已经快要将他击垮的紧张——都消失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但他不在乎。他的大脑已经变成一坨浆糊了，根本无法思考。但他还是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这一次，他没有畏惧明日香，明日香也没有把他推开。他开始轻柔地抚摸她的肩膀。对面的女孩用温驯如猫的呼噜声作为回应。

又过了一会儿，这个吻结束了，但两人都没有放开对方。他们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对方更近。真嗣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少女湛蓝的瞳孔。明日香也观察着少年的眼眸，虽然颜色更加深沉，但和她一样也是蓝色的。然后她才意识到，他们站在一起，心跳同步，脸庞通红。

两人花了好一会儿才厘清现状。他们几乎同时向后跳开，不敢再看对方的眼睛。他们很紧张——为他们对彼此行为的接纳以及刚刚发生的一切。

明日香率先开口：

“你鼻子呼气弄得我好痒。”她说道，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生气。

“你、你也是，”真嗣结结巴巴地说。

“太难堪了！”她抱怨道。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房间被另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氛围吞没了，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压抑。他们刚才争论的精力和激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两人之间只隔着几十厘米的距离，但这一小段距离似乎成为了难以跨越的天堑。明日香交叉双臂环抱自己的肩膀，开始揉搓刚才被真嗣抚摸过的地方，她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抹除他抚摸的感觉还是复制它。她的脑子乱糟糟的。

“嗯……”真嗣挠了挠后脑勺，不敢再看明日香的脸，“那个...我们还玩吗？”

明日香摇了摇头，湛蓝的双眼被掩盖在刘海的阴影里。真嗣跪下身来，开始收拾人物卡和骰子，把它们放回盒子里。

“对不起，”男孩喃喃地道歉。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就是这个词，她非常，非常地讨厌。在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游戏过程中他都没有说过一次，为什么现在却要说这个词？

明日香走向她的床。途中捡起了真嗣尚未来得及收入盒中的红色二十面骰。真嗣什么也没说。就像以往一样。那个无聊透顶的小鬼又

回来了，这让她很懊恼。她不想理他，坐在床上苦恼自己刚才为什么敢让他亲她...还有...自己为什么如此享受这个吻。

“我喜欢真嗣吗？”明日香过去曾多次对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总是很快就将其驳回。然而，这一次她不能再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了。很明显，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她为什么要让这个吻持续这么久？为什么她允许他抚摸她的肩膀？那个两人独处的夜晚，当真嗣没有明白耶利哥之墙背后真正的含义时，她为什么会失望？当他对她的比基尼泳装毫无反应时，她为什么会伤心？明日香再也无法否认了：在长久的同居生活里，或有意或无意，她一直在试图引起真嗣的注意。尽管他们的同居完全是一种偶然，但在过去的几周里，这个男孩已经长大了。是的，他是个缺爱的家伙，但他做家务很勤奋，而且他做的便当真的很好吃。是的，他是个胆小鬼，但他有时也会爆发出惊人的勇气，比如为了救她而跳入一座活火山。是的，他很木讷无趣，但换句话这也是一一种娴静善良，他很特别，他不像她一生中遇到过的其他大多数男性。她必须承认碇真嗣确实是个带点可爱的少年。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一直都在她身边。无论是在她身旁驾驶初号机、为她做午餐便当和晚饭，还是说仅仅只是安静地陪伴她，他都一直在她身边。不像加持先生，她到日本后几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在明日香自我攻略的时候，碇真嗣合上了盒子，除了被明日香攥在手心的红色骰子外，所有东西都放回了里面。在他收拾的时候，他也在不断询问自己一个问题：

“明日香喜欢我吗？”在很久以前，真嗣就已经接受了他喜欢他

这位驾驶员同伴的事实。起初只是被少女青春靓丽的形体所吸引，但和她相处了这么久，真嗣的心态早已改变。他依然认为她很漂亮，但现在他对她的好感更多是出于她的决心，她活泼的举止，她的力量和她的智慧。他钦佩这些品质，他钦佩她，即使她有时候会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即使她总是给真嗣带来大大小小的困扰。还有另一件事情：真嗣还记得他们同步训练的最后一晚，在他试图趁她睡着时亲吻她的那一刻——每每想起都会让他自惭形秽的那一刻——女孩眼睑下的泪水。就在那时，他发现了明日香傲慢和好胜的外表下，住着一个和他一样的小女孩。他想靠近那个小女孩。他想……他不太确定。他只是不想再看到她伤心了。他喜欢她，但他也相信他的感情永远不会得到回报。毕竟，像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这样了不起的人，怎么会被他这样的胆小鬼所吸引呢？她比他早熟太多了，而他只是一个无趣的小男孩。他是个总是逃避问题的胆小鬼，被父亲抛弃的没用的孩子。他只是她的朋友，考虑到她对他的日常贬损，也许连朋友都算不上。然而……她却向他提出了那个“随机冒险”。

他们互相看向对方。问题在他们的脑海里堆积如山，疑惑已经快要溢出他们的喉咙了。他们想说话，想问，想解释他们的疑虑，以便对方打消疑虑；但是话音又从他们的嘴边消失了，令人不安的沉默没有被打破。他们再次将目光移开，依旧被那只有几十厘米的巨大鸿沟隔开。真嗣有一种想要逃跑的冲动，想要回到自己的房间，躲避这难熬的痛苦和不适。明日香察觉到了少年神态的变化，心中涌起一股无名怒火。她讨厌他表现得像个懦夫。她想对他大喊大叫，羞辱他，甚

至打他。既然他这么想逃，她就亲自把他踢出她的房间。明日香内心的侵略性防御机制在她的脑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她想在真嗣伤害她前先伤害他。

两人现在都明白，他们正在慢慢跌回往常的困境中，如果他们不做点什么停止下坠，这个夜晚注定会在喝骂甚至痛哭中结束。他们在接吻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联系，并不是身体上的联系，而是心灵上的联系。但现在这种联系被切断了，而且似乎他们无力重建它。他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两人已经把自己的内心拷问得伤痕累累。

“不该这样。”

“不该这样。”

瞬间、心、重叠。

他们心知肚明，那种奇妙的联系并不是在接吻过程中建立的。在这局游戏开始时，链接就已经存在了。真嗣神采奕奕地对明日香讲述着冒险规则。他没有结结巴巴畏手畏脚，也没有不由分说就对着空气道歉。至于明日香，她也接受了将某些愚蠢的规则视作游戏必要的一部分。她没有将自己在规则前的碰壁视为对她自尊心的损害。为了和她的室友一起玩这个游戏，她已经放下了几分好胜心。即使最后他们之间还是爆发了对于规则的争吵，但从感情上来说，他们之间的距离反而比平时更近了。真嗣没有退缩，而是据理力争，明日香虽然大呼小叫，但言语中也没有丝毫恶意，她从没想过把他赶出房间，把他从她身边推开。

当他们同时意识到这一点时 ,他们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这是游戏。在游戏中 ,他们可以卸下心防 ,即便争吵也不会让彼此感到不自在。这一切都是因为 ,在游戏中 ,他们不需要担心使徒 ,不需要考虑 EVA ,也不需要害怕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死亡的可能性。游戏里没有第三次冲击 ,没有同步测试 ,没有复杂的父子关系 ,没有目睹母亲上吊的噩梦 ,不需要成为最好的 EVA 驾驶员 ,不需要快点长大成人 ,不用害怕被拒绝 ,不用害怕受伤 ,不用害怕被抛弃 ,不需要心之壁 ,不需要逃避...游戏里只有他们彼此 ,坦诚相待 ,互为对方献出真心。

这个启示同样让他们感到悲伤 ,因为他们知道 ,游戏仅仅是游戏。它迟早会结束 ,那时他们还会回到一个充满怪物、缺乏关爱的现实世界 ,一个没有心之壁就无法生存的世界 ,一个他们对痛苦的恐惧会阻止他们再次建立那种奇妙的联系的世界。

“不该这样。”

瞬间、心、重叠。

明日香凝望着手中的红色骰子 ,突然有了个主意。诚然 ,他们无法将游戏带入现实世界 ,但也许 ,只是也许 ,他们可以把它当作避风港。他们可以每个月玩一到两次 ,每一次都对对方多敞开一点点心防 ,直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做到坦诚相待。甚至说他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游戏 ,而是补完自身的性格缺陷 ,然后爬出这豪猪困境的勇气。值得一试。

“坐下吧 ,真嗣。”

真嗣看向她 ,明日香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畏惧和不安。她担心自己

必须像以前那样对他大喊大叫才能使他服从，但好在真嗣迅速站了起来，走到床边坐在她身旁——虽然他刻意坐得离她很远。她不喜欢这样，但她理解。她也没指望他在一天之内能再一次勇敢起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给他展示了手心的红色骰子。

“如果我再掷出二十点，我们就再来个 kiss。”明日香命令道，“没意见吧？”

一开始，真嗣只是疑惑地看向她，目光从少女身上移到骰子上，又回到少女身上。没过多久，他就明白了她的意思。虽然他不像二号机驾驶员那么聪明，但他也不是白痴，至少不像明日香天天形容得那么白痴。他红着脸点点头。

明日香松开手，让骰子掉在床上。两双蓝色的眼睛追逐着骰子滚动的轨迹。

8

明日香气呼呼地皱起眉头，脸上流露出失望之色。这是她自下午以来第一次掷点如此倒霉。明日香把手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移开视线，对着墙壁撅着嘴。看来运气并不站在她这边。唉，谁让这个主意是她想出来的呢，谁让她之前一直在真嗣面前强调“随机冒险”的重要性呢。她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结果。一时间无人说话。

然后，她眼角的余光发现了新动静。真嗣颤抖着向骰子伸出手臂。他用食指小心地轻弹了一下，让它翻了个身，直到它显示出两人想要的数字。

20

少年收回手臂，脸色变得通红。他咽了口唾沫。他的腿在颤抖。
然而，少女却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坚定。

明日香脸上露出了掩盖不住的灿烂笑容。运气可能不会一直站在她身边，但真嗣会，虽然他胆小，他害怕，但他不会再逃避了。这次不会再逃避了。

同样的，她也不会再把他推开了。

她靠得更近了。

“真有你的，笨蛋真嗣。”

(完)

译者后记：

*这篇《幸运一掷》是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投稿的第一篇
嗣香短篇。文中嗣香的行为对抗性不如后来的作品那么强烈，但对于
嗣香心理活动的优秀把握能力已经可见一斑，同时基调相较后续作品
也更欢快活泼一些。作为合集的开篇之作再合适不过。*

直到醉意（不）让我们分离

作者：YourBlandestNightmare

翻译：嘲斯

主菜上了又撤了。巨大的蛋糕也只剩一点碎屑留在盘底。一些来客还在舞池里起舞，那对新婚夫妇刚刚同他们一起享受了他们的第一支舞。新郎碇真嗣远离了舞池，背靠在某处角落的墙壁上，微笑着抬起右手，端详着无名指上的婚戒。

结婚。他现在依然有些难以置信。碇真嗣，一个在童年和青年时期都觉得自己不会被爱，相信自己无法被爱的人，找到了一个愿意爱他的人。一个愿意与他共度一生的人。一个爱他、需要他亦如他也爱她、需要她的人。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后，生活终于给他以回报，一个幸福的机会。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抓紧这份幸福。

永远不让她走。

“碇君。”

真嗣转身看到旁边的绫波丽。按照光的建议，她留长了头发，发梢飘荡在肩头。前零号机驾驶员不仅身着闪亮的蓝色连衣裙，还为这个场合化了淡妆，脸颊比平时更红润了一些。他笑着打了声招呼，注意力从自己的手上转移出来，但左手的手指还是下意识轻轻抚摸着婚

戒。

“哦，对不起。”丽说，“现在该叫‘惣流’了，是吗？”

惣流真嗣点头。

“我想知道原因。”她说，“是不是因为司令？”

“我猜很多人都会这样以为，但其实不是的。”他回答道，“如果是这个原因，我早就改了。我确实这样想过，尤其是在战后的头几个月，但我向自己保证过，我不会再逃避了，我要直面我的父亲和他的姓。”

“但这其实不是他的姓氏。”

“嗯，不是。”新郎叹了口气，不过脸上依然挂着笑容，“然而，我还是想和她分享‘惣流’这个姓。我想让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永远完全属于她。”

“那么，她在哪里？”

“加持先生正在和她跳父女舞。”

“哦。”丽歉然地低下头，生怕自己提了个敏感话题。兰格雷先生和他的续弦的缺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对不起。”

“不用道歉。”真嗣说，“我们发过请柬了。他们不想来是他们的损失。当然，我想她更乐见于此。无论如何，她都觉得加持先生对她的照拂比兰格雷先生更像一名父亲。”

丽扫了一眼大厅。只有将近一半的客人留在座位上，而另一半的客人已经蜂拥到舞池中。她没有看见新娘，但她看到了剑介拿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着每一个来客的动作并进行采访。伊吹、日向、青叶三名技术人员笑着向冬月前副司令敬酒。

“你不该过去吗？”她问，“和她待在一起？一起去给客人们敬酒？”

真嗣搔了搔后脑勺，原本喜悦的笑容带上了一点羞涩。

“是啊，确实应该如此。”他笑着说，“但我还是不习惯和这么多人在一起。我想，即使距离开始新生活已经过了十二年，这个习惯还是很难改掉，即便是在我自己的婚礼上。”

“那新郎的母子舞呢？要问葛城指挥官吗？”

就在这时，一声醉醺醺的笑声——某女性特有的醉醺醺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大厅之中。

“看来美里小姐心有余而力不足。”真嗣认出声音笑着说，“美里小姐总是这样。我也想和她跳母子舞，不过看样子是跳不成了。”

他从眼角的余光里看到丽伸出了手。

“你曾经告诉过我，我就是我，而不仅仅是谁的克隆体。”她解释道，“不过我有碇唯的 DNA 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知道这和你计划的肯定不一样，但既然葛城指挥官喝醉了，你介意与我共舞一曲吗？”

真嗣看着眼前的女人。一时间，他的脑海中闪过他们驾驶 EVA 时的记忆。他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那么安静，那么遥远，一个被当做工具培养的女孩，他那个疯子父亲计划中的洋娃娃。从那以后，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为她感到高兴。

“当然。”新郎说着便伸出自己的手，“我很乐意...”

“那边的人，干嘛呢！？ ”

丽和真嗣不约而同地放下手臂。他捂着脸作惨不忍睹状，但脸上

的笑容却越发扩大。

他们循声看向这句话的来源。忽流·明日香·兰格蕾穿着一件洁白的新娘礼服迅速走近。她那被他在结婚仪式上揭下的面纱又被重新戴上，盖住了与嘴唇一样红得惊心动魄的长发。

她步履蹒跚，几欲摔倒。真嗣这才注意到新娘的脸颊也一样通红。“不是吧？”真嗣在心里哀嚎。他多么希望这仅仅是因为有人刚刚给她讲了一个尴尬的笑话，但他心里明白事实大概率并非如此。

明日香很快就走到了他们面前。她站在新郎身边，用不友好的眼神盯着丽。真嗣闻到了扑面而来的香水中混杂着浓厚的酒精味道。

“哦，亲爱的...”他无奈地想到。

“喔，喔，喔。”明日香笑着说，“这不是优...优...优等生嘛！你什么时候偷偷溜进我的婚礼的？”

“我没有偷偷溜进来。”丽平静地回答道，似乎只是在探讨今天的天气，“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这里，我是你的伴娘之一。”

“你可骗不了我！”红发新娘指责道，手臂乱晃，似乎想要指着绫波的脸，但失败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一！”

响亮而又充满酒气的德式钢铁洪流声浪打在坚忍不动的蓝色坚冰上，一旁的真嗣叹了口气，看向他身边那位面庞剃得光鲜亮丽的马尾男子。

“加持先生。”他摇摇头，“您怎么能让她喝这么多？”

“我可不能在新婚之夜对新娘说‘不’。”成熟的中年男子耸了耸肩。

“我还以为您很擅长对付女人。”

“真嗣。”他把手搭在新郎的肩膀上，“等你结婚几年，你就会明白，若不是女人的默许，男人是无法对付任何女人的。”

与此同时，明日香终于成功将食指对准了丽的鼻子。

“你...”红发新娘结结巴巴说道，“你来这里就是要拐走真嗣！我告诉你，不可能！他是我的！”她抓住他的右臂，在绫波面前示威般挥了挥，“看到戒指了吗？他可爱的小屁股现在是我的私有物了！”

“我对你丈夫的臀部不感兴趣，”蓝发女人充满耐心地回答。

“你最好不要！”明日香松开了真嗣的手臂，“而且我还没有跟你说完！我还有话要说！”

毫无预兆地，她扑向丽，将她拉进了一个充满惊喜的拥抱中。

“对不起。”新娘呜咽着说，“我为我以前对你说过的所有坏话感到抱歉...”

“没事。”绫波拍拍她的后背。“我们不是早就谈过了吗。我已经原谅你了。”

“不...不行。我不应该...我不知道...我不该那么...”

“我原谅你。”丽重复道。

“谢谢...丽，你是我的朋友，对吧？”

“我是你的朋友呀。”

“那...你也可以做我的好姐妹吗？”

“根据法律条文，在你和惣流君结婚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是法定的姐妹了。”

“耶！”明日香笑着结束了拥抱。她本想拍拍绫波的后背，但不知

怎的却摸到了她的脸。“我的好姐妹！我的...我的好朋友！你是最棒的，丽！别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弟弟的！”

蓝发伴娘对着吵吵闹闹的家庭新成员微笑。然后她看到了新娘背后的真嗣，后者努力憋着笑向她投来一个歉意的眼神，她回以微笑。

“真嗣！”一个男声插了进来。

新郎转过身来，看到东治和光走近了。又高又壮的前三号机驾驶员是来客里不容忽视的存在。至于身旁的女人，虽然早就散开了辫子，但脸上依然残留着雀斑。真嗣还没来得及对他的伴郎说什么，一道红白相间的身影就从他身边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了黑发女人。

“光！”明日香尖叫起来，“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我还不知道你在补完中看到了什么，但我一直觉得你俩是天生一对。你就该和他原地结婚！”

“嗯...”脸上还带着淡淡雀斑的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明日香，你忘了我们去年就结婚了吗？”

“你应该在这里结婚！”红发新娘继续说道，“你可以直接用我们的大厅——真嗣，去叫司仪——直接在这里举行你的婚礼！然后，我们的孩子将来也要在这里举行他们的婚礼！”

尽管整整一年的婚后生活已经让她对某些暗示和话题有了免疫力，但光一想到她和她最好的朋友的孩子也要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还是忍不住地脸红了。

“还有你！”明日香转向东治，“听我说！臭猴子！”她眯起眼睛，“你要做到以下三点！你要把她视为你的公主！给她好多好多的爱！”

“是是是，红发恶魔。”高大的男子翻了个白眼。

“我可是认真的！”新娘指着东治身旁的空气喊道，“如果让我发现你没好好宠光...”洞木光已经听不下去了，把自己越来越红的脸埋在了手心里，“我会找到你，我要狠狠教训你！我要...我要...唔...你来告诉他，真嗣！”

“好啦，好啦，冷静点。”真嗣说着走到妻子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他的声音仿佛有魔力般立刻产生了效果。明日香不再大喊大叫，不再骚扰东治身旁的空气，甚至忘记了刚刚许下的娃娃亲。明日香幸福地笑着往后靠去，让丈夫将她完全拥抱。真嗣看着怀里明日香的眉眼，即使一副醉态，他也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此时此刻，他甚至希望他们能在剩下的时间里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就这样幸福而安宁地抱着她。

不过嘛...

“新娘在这里吗！”

“美里！”

加持叹了口气，他的妻子也摇摇晃晃地朝他们走来，穿着优雅的黑色连衣裙，不过为什么手里还拿着半瓶香槟？明日香从真嗣怀里挣脱出来，跑向她的前监护人。两人张开双臂想要拥抱对方...却没有对准，互相拥抱了空气。他们又试了三次才弄对。

“美丽的女孩！”美里笑了，她的手臂搭在红发新娘的肩膀上，“恭喜！嗯，是该这么祝福新人吗？啊，谁在乎呢...你和真嗣今晚开心吗！”

若是清醒时，明日香可能会责备紫发女人的粗心，但这次她只是咯咯笑了起来。

“他...嘿...”美里又喝了一口香槟，继续说道，“有没有...我有没有告诉过你那次你老公被 penpen 吓到，然后被我看个精光？我...我跟你讲，你可捡了个宝！小真可是个很精壮的男孩子呢，你懂我的意思吧！”

窘迫的新郎双手捂脸，脸红得能和一旁的洞木光相媲美。

“我知道！”明日香笑道，“他在我面前毫无隐私！但是，如果你再敢看我的小真嗣，可别怪我收拾你！”

“谁稀罕啊？”美里咯咯笑道，“小真还是没有我家加持吸引力大呀。”

两个女人勾肩搭背走开了，路上笑着比较谁的老公更有出息。加持、光和丽追了上去，确保她俩耍酒疯时不会波及他人。真嗣独自一人和东治站在一起，后者则因为真嗣的窘态而大笑起来。

“对不起。”新郎道歉，他的脸还是红彤彤的。

“啊，别这样。”东治摆了摆手，“这是你的婚礼，让她玩得开心点。再说了，我还欠她的，所以她会随意对我吆五喝六。其实我欠你们两个的。如果你当时没有阻止三号机...谁知道今晚我能不能站在这里！”

真嗣低头看着地面，嘴角一直噙着的一抹笑容消失了。

“喂！”东治喊道，伸出手拍拍他的肩，“今晚可千万别再计较这个了。我是你的伴郎，不允许你这么垮着幅脸！”

“别担心，我没有。”真嗣解释道，“只是你刚才的话让我在思考。”

“什么？”

“关于战争。”他耸耸肩，“如果我在过去采取了不同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在得知丽的本质后避开了她会怎么样？如果我在明日香住院的时候没有去看望她会怎么样？如果我没有与她一同对抗量产机怎么样？如果她在战后 PTSD 第一次发作时我逃避了会怎么样？或者...”他瞥了一眼舞池的中央，她所起舞的地方。他仍然能听到她的笑声，“即便是些现在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如果那一次在游泳池边，我没有请求她教我游泳会怎么样？如果那天晚上她倒在我床上为她妈妈哭泣时，我没有握住她的手会怎么样？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任何帮助我们建立联系的小事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会在这里吗？”

他的目光随着她的红发、随着她的摇晃而移动。他盯着现在是他爱人的女人，在他的眼里，她还是那样的美，一如两人见面的第一天。

“有时这种想法会让我彻夜难眠。”真嗣双肩微微颤抖着，“如果我做了...或者如果我没做...我们可能会错过彼此。”

“别想了。”东治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目光严厉地看着他，“别想有的没的。你在担心从未发生过而且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你的妄想会让你错过现在的美好。”

“我知道。”新郎努力向他的伴郎露出一个笑容，“明日香也说过同样的话。她告诉我，‘如果’是英语中最悲伤的两个字。但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它们悲伤。我觉得这两个词很可怕。”他笑着说，“所以我更有理

由不去想它们了。”

东治不解地挑了挑眉。

“英语？”他问。“我们不是一直都说日语吗？”

“我那时也是这么跟她说的。然后她敲了我的头，跟我说‘这样能让你更聪明。’”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好了，我放心了。”东治说，“听到你说这些，我很高兴，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他拍了拍真嗣的背，“那么，就听从你新婚妻子的建议吧。今晚就是为你和她准备的，所以忘记其他的一切吧。战争结束了，新郎先生。没有巨型怪物，没有巨型机器人，没有试图毁掉世界的疯子。只有你和她。”

“是的。我和她。今晚。”

——“永远。”

“真嗣！”

他们的思绪和谈话被一个尖锐的声音打断了。明日香朝他们跑来。真嗣怕她被婚纱绊倒，赶紧向她跑去。明日香扑倒在他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当她抬起头来时，真嗣发现她的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美里小姐又说什么了？”他头疼地想到。

“怎么了，明日香？”他问。

“呜呜呜！”新娘哭得梨花带雨，“那天晚上...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着我？”

真嗣的脸唰得通红。

“我们关了灯。你说你想在黑暗中尝试一下。”他在她耳边小声解释道。

“嗯，答对了。”她的眼泪瞬间消失，脸上露出了大大的笑容。她转身挥了挥手：“警报解除，美里！他还爱我！”

...

繁星点点下，在一条相当空旷的马路上，一辆黑色豪华轿车打开了车顶，一个白衣女子探出头来。一头红发随风飘扬，双臂伸向天空，喊道：

“真嗣嫁给了我！在座各位都是见证！”

“明日香，你再这样就要招来警察了。”她的男人温柔地把她拉下来，按下关闭天花板的按钮。

新娘笑着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她的头发拂过他的脸颊，痒得他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这种感觉他并不陌生，以前也有过，但在成为夫妻之后还是第一次。

“真嗣...”明日香一边咯咯笑着一边喊道。

“怎么了亲爱的？”

“...我是不是喝多了...”

她的笑声更大了，她的脸更红了。她用手去拍他的膝盖，不过落空了。他伸手搂住她的肩膀，将她拉近，丝毫不在意扑鼻的酒气。

“你肯定也感觉到了...”她咯咯地笑着，抚摸着他的胸膛。“今晚太棒了...你该天天和我结婚。”

“确实。”他回答道，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想法。这绝对是他一生中最

快乐的日子之一。他很想再经历一次。或者两次？

明日香搂住真嗣的腰，蹭着他的脖子。他们就这样抱在一起。

“真嗣...”她的声音小到真嗣快听不见了，“对不起，那次我扇了你一巴掌...”

“呃...哪次？你得说得更具体些。”他笑着说。

“嗯...第十五...”

一股寒意窜过真嗣的脊梁，他的笑容消失了。几乎是下意识的，他把妻子的手握得更紧了。那是他们在与使徒作战的记忆中最糟糕的时刻之一，以至于尽管他们共同承诺不会逃避糟糕的回忆，但他们还是在努力避免回忆起那天的任何事情。他还记得所有做了听到明日香尖叫的噩梦而惊醒的日子。还有那些被明日香的尖叫所惊醒的日子。

“明日香，”他说，“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说这个了。”

“嘘...”她把两根手指放在他的鼻尖上，喃喃自语道。她盯着他的嘴唇。“安静一下下...我要说的是...你当时很勇敢。你...你越过了那个可恶的警告带...为了我...你抱着我...但我却扇了你一巴掌...我那时很生气...”

“别想那个了。”真嗣低声说，亲吻她的额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已经道歉了，还记得吗？我已经原谅你了。”

明日香抬起头，一脸的醉意。她抓住丈夫的下巴，将他拉近，用嘴唇吻上他的脸颊。

“当时打的是这里。对不起。”

这不是他从明日香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吻。他对她的嘴唇并不陌生，

反之亦然。他们曾多次互相感受。然而，在再一次体验到这样一个感情纯粹的吻时，他还是脸红了。他的心跳加快，体温也随之升高。他感觉有一股电流从他的身体里流过。一瞬间，他的思绪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一刻，那是战争结束，他们的情感障碍悉数瓦解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真正在一起。

这个吻持续了超过一分钟，结束后明日香也还是粘着真嗣的脸不放。她轻轻地把鼻子贴在他的脸颊上。

“那时我就应该吻你。”她叹了口气，“或者...早在火山那次之后...”

真嗣还是红着脸，他微微动了动，双臂抱住了明日香。明日香顺势把头靠在了真嗣的胸前。

“不用在意，明日香。”他说，“我们当时都有很大的心理创伤需要面对。我并不是说一个吻不会起作用...但我们需要先治愈自己的内心。结束那该死的战争，面对我们心底的阴霾。在尘埃落定后我们还能在一起，是我们努力造就的奇迹。”他再次吻了吻她的额头。

“嗯...”她呻吟着回应，“小鬼...倒是能讲大道理了...真是长大了啊...”

“是啊，我们都成长了。我们长大了。我们赢了，明日香。我们打败了 SEELE，我们阻止了我父亲，我们互相补完了彼此。”真嗣的脸色恢复正常，再次笑了起来，“那时，我们不得不等待，我们必须努力生存下去，但那时所付出的每一秒都是值得的。”

“不过，我还是应该在火山那次时做点什么...应该做得更好才对...你一直都在照顾我.....”

“你也在照顾我呀，明日香。还记得我去给母亲扫墓那次吗？你也坚持要来。你在墓地外面等我，然后我们一起走了回去。那天我很感动。”

“唔...”她摇摇头。又或许她只是想在真嗣的胸口蹭一蹭。“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只是想找个借口不去...不去那个糟糕的约会...去见那个愚蠢的...”

“是的，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就全部告诉我了，你还记得吗？你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取笑我。你没有道歉，没直接道歉，但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在回公寓的路上谈得很开心，不是吗？”

明日香点点头，咯咯地笑着，回忆起了那天下午的记忆。

“那不是唯一一次。”真嗣继续说道，“我被从第十二使徒的阴影里救出后，你就一直陪在我身边。你教我游泳。你帮助我无力化了三号机。如果没有你在，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我大概什么都做不了，而东治...东治可能会死在我手里。如果那样的话...”他微微颤抖了一下，闭上眼睛不让泪水溢出，“我...我一定会崩溃掉。我会逃跑，只留下美里、丽...还有你...”他捧着她的脸颊，稍微抬起她的头，凝视着她湛蓝的双眼，“你拯救了我，明日香。你在战争期间和之后都一直在我身边，你每天都在拯救我。”

刹那间，在红发新娘的脑海中，醉意的迷雾消散了。这些话不会在第二天的清晨被遗忘。她微笑着，蓝宝石般的瞳孔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没有你...”真嗣继续说道，“我就无法拯救任何人，更拯救不了我自己。我爱你，明日香。”

她抬手抚上他的脸颊，动作如此轻柔，她的手指抚上那个夺取她芳心的男人的脸。

“真嗣...”她柔声说，“我...唔！”

明日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从她丈夫的怀里挣脱出来。在看到明日香的异状后，他抓起早已在车内备好的水桶，递给了他的妻子。明日香双手抓紧水桶呕吐起来。真嗣用车载电话通知司机停车。

片刻之后，这对新婚夫妇下了车，站在路边的草地上。真嗣尽可能地抱住明日香，以防她弯腰呕吐时失去平衡。呕吐声停了下来，他轻轻拍着她的背。

“吐干净了？”他问。

“差不多吧。”她嘶哑地说。

“好点了吗？”

“没。”

真嗣递给明日香一瓶水让她漱口，然后接过了水桶。在她喝水、漱口和吐口水时；他走远了几步，把数小时前还是昂贵晚餐的呕吐物倒进下水道。

“吐就吐吧。”他想，“毕竟，这是我和她的新婚之夜。”

他回到豪华轿车旁，取出另一瓶水涮桶。明日香靠在树干上，一只手捂着太阳穴，啜饮着瓶中水。真嗣靠近她时，她把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他们谁也没再说一句话。明日香时而

呻吟，时而吐口水，但也仅此而已。最后，她朝他挥了挥塑料瓶。

“空了。”她说。

“要另一个吗？”

“不。”

真嗣接过瓶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不能乱扔垃圾。

明日香靠近他，抓着他的西装。

“冷。”她喃喃道。

“你要穿我的外套吗？”

她摇摇头。

“那回车上吧，车里暖和。”

她点点头。

“好了。”真嗣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公主抱起明日香，“睡吧。我让司机开慢点。”

他没有得到答复。怀里的新娘已经闭上了眼睛，疲惫终于追上了她。

真嗣注意到明日香还紧紧抓着他的西装，他无声地笑了。

...

“呃...”明日香从梦之国归来后立刻发起了牢骚。她身体的每一寸都在疼痛，脑袋疼得就像是二号机在脑子里跳了整晚的踢踏舞。头下柔软的枕头和丝绸毯子的触感给了她唯一的安慰。她还注意到她穿着睡衣而不是婚纱。

她的嘴里也已经没有了酒精和呕吐物的味道，谢天谢地，这些恶

臭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更令人愉悦的气味，一种她在十二年里已经习惯的气味，一种她打算在余生中继续享受下去的气味。她的眼睛仍然闭着，把手臂往旁边伸去，试图找到她的丈夫。在摸了个空后，她皱起了眉头。

她努力地翻了个身，脸朝上。当眼皮被晨光袭击后，明日香的嘴唇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呻吟。

“早安，亲爱的（德语）。”

“...早早早...”

明日香刚睁眼，就看到一只熟悉的手递来一瓶水。

“谢谢（德语）。”她喃喃道，接过它。

真嗣扶她坐起来，好让她喝上几口。等她喝完，他就把瓶子拿了回去，轻轻把她按回床上，然后坐在了她的身边。

这是他们作为夫妻的第一个早晨。

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两人都停下了别的动作，只是默默地凝视着对方。明日香微微红了脸，真嗣咽了口唾沫。他们应该说什么吗？不能只做平常的问候，那样不就和那十二年里每个清晨别无二致了？一个吻够吗？还是说他们必须表现出比平时更强的爱意？惣流先生和惣流夫人应该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吗？

明日香认为需要，他们应该做点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但她同样不想破坏这美好的一刻。

“你的口音还是很糟糕。”最后她开口道。

真嗣笑了，明日香也笑了，萦绕在两人身边的一丝紧张被粉碎殆

尽。明日香的右手找到了真嗣的手。他接过它，他们的手指慢慢交织在一起，这样两人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婚戒在他们的皮肤上留下的触感。当他们回忆起昨晚那个重要的日子时，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遗憾的是，明日香的记忆在某个时刻后就变得模糊了起来。

“愿意跟我说说我和加持先生跳舞后发生的事情吗？”她问。

“你喝多了。”

她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她丈夫在说什么，不过在明白后，她脑海中的迷雾就散开很多。虽然她仍然无法回忆起...昨晚的每一处细节，但理智告诉她她一定出糗了。

“哦，天啊...”她用手捂住了自己通红的脸，“完了，我没有打碎什么贵重的东西吧？”

“没有，但你打断了丽和我的一支舞。”

“我希望我没有对她说任何坏话。”

“恰恰相反，你对她很友好。对其他人也是，真的。”

明日香的双眼从指缝里露了出来。

“那你呢？”她问。“我有跟你说什么吗？”

“你为那次打我而道歉。你知道的，在第十五使徒之后那次。”

“啊？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她抱怨道，“几年前！”

她的丈夫只是耸了耸肩。明日香调皮地笑了笑，抬起了一条腿。她用脚尖碰了碰真嗣的肩膀，挑逗着他，然后说道：

“要我说的话，这应该算个不错的道歉吧？”

真嗣想起了他们第一次，脸立刻变得通红。他试图别过脸去，但这怎么藏的住那张红的像西红柿一样的脸？她笑得前俯后合。他叹了口气。即使已经过去了十二年，她也很清楚如何把他变回那个害羞的十四岁少年。

当然，他也乐在其中就是了。

等止住笑容后，明日香又用脚尖轻推他的胸口，冲击力更甚于刚才。

“嘿。”她说，“对不起，我毁了我们的新婚之夜。”

“你在说什么啊？”真嗣对她笑了笑，“你没有毁掉任何东西。”

他的妻子翻了个白眼。

“真嗣，”她叹了口气，“我们约好的。我喜欢你对我的宠溺，但如果我真的让什么事情脱轨了，你一定要拉住我。我必须为昨晚的事负责。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我昨晚肯定闯大祸了。”

“没有那回事，你是新娘，这是你的婚礼。只有一个人有权在你的婚礼上闯大祸，那就是你自己。”

“你能别做圣人了吗？”她又轻轻踢了他一脚，真嗣笑了起来。

他侧身躺在床上，紧紧挨着自己的妻子。明日香侧过身来，捕捉住他的目光。

“真嗣变了很多。”明日香在心里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他需要鼓起所有勇气才能走到我的视线里，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当然，考虑到当时我的蛮横表现，倒也不能责怪他。但即使是在战争结束后，在我们开始鸡飞狗跳的二人同居生活后，他也没有这么大胆。可现

在...”明日香拨开她丈夫额头上的几绺棕色头发，以便更好地看清他的脸，“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我爱的那个善良、可靠、有点腼腆的男孩。这就是成长的意义所在。改变必须改变的东西，保留应该保留的东西。”

“所以，你真的不责怪我？”她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不。”真嗣回答，“你可能不知道，你昨晚笑得特别开心，我可以看出那是真心实意的笑。全部都是。”

“当然了，笨蛋。我喝醉了，所以我没有抑制我的本心。”

“我想看到更多。”

明日香给了他一个“你是认真的吗？”的眼神。

“所以我还得喝醉一次？”她不怀好意地问道。

“不是那个意思！”他咯咯地笑了，“我的意思是，你的笑声。我想再听一次你那样的笑声，不过是在你保持清醒的状态下。我希望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到你的笑，也希望晚上入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听到你的笑。我希望你开心，每天都能像昨晚那样那么开心。”他抚摸着明日香的脸颊，“我想看到你快乐，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我们值得拥有那样的快乐。”

她用同样的手法摸着真嗣的脸。

“我也希望你一直开心。”她说，“我全心全意地想让你快乐，因为这也是你应得的，我爱你。但你知道，无论我们多么努力，都不会永远幸福。”

“我知道。”

“我们有时会难过。”她捧着他的另一边脸颊。

“悲伤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有时还会吵架。”她靠得更近了。

“关于这个，我们不是已经有很多经验了吗？”

“有些日子我可能不想笑...”他们的鼻尖几乎要碰在一起了，“有些日子你也可能会失去笑容...”

“但那些日子我会和你一起度过。”真嗣眼里只有新婚妻子湛蓝的眼眸，“只要...只要我在你身边...那些日子就都...”

时间仿佛凝固了。房间、床和现实本身此刻对这对夫妇来说都不再重要。除了他们自己，他们谁都不在乎。他们几乎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声。即使在十二年之后，他们的呼吸也依然保持着同步。他们沐浴在彼此的温暖中，互相看着对方的双眼。

然后，真嗣笑了。

“其实你知道我知道这一切。”他说。

“我当然知道！”明日香皮笑肉不笑，“这是一个考验哦，惣流先生，看看你在婚礼之后是否仍然信守婚礼上的承诺。”

“那我通过了吗？”

她吻了他。

他们的思绪停了下来。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所有担忧都被搁置了。没有什么比当下的一刻更重要了。虽然他们早已体验过对方嘴唇的柔软，但他们的心脏依旧为这个吻而悸动，仿佛这就是他们的初吻。她的手离开了他的脸颊。一只向上穿过他的头发，另一只伸向了他的后背。他的双臂环住她的腰，将她拉得更近了。那种体验只有一个词可

以形容，那就是“奇妙”。这不仅仅是他们身体的接触，更是他们心灵的瞬间重叠。

所以，想象一下真嗣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的半张脸即将被明日香的大嘴巴吞没时的惊讶吧，明日香没能战胜打哈欠的欲望。这种结束接吻的方式可称不上浪漫。

他笑了，就这样被他尴尬羞恼的妻子赏了个爆栗。

“再睡一会儿吧。”真嗣笑道，“如果你——”

明日香又给了他一个吻让他闭嘴，同时还用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搂住了他的身体。在确定他已经被她完全锁住后，她的唇才离开他的唇。

“你现在是我的丈夫了。”她宣告着，依偎在他的胸口，“所以你哪儿也别想去。”

没有反对意见。他拥抱着她，享受着她依偎在他怀里时温暖的美妙触感。明日香听着他的心跳。当他开始抚摸她的头发时，她发出了舒服的呜咽声。他们躺在床上，在他们私密的伊甸园里，时间过去了多久？两人不在乎。

“喂，真嗣。”

“嗯？”

“我睡了一夜，对吧？”

“是的。”

“那...”她的手指顺着他的脖子往上走，“我们的新婚之夜还不完整。”

那天早上，惣流真嗣第二次脸红得像个十四岁的孩子。这就是明

日香需要的全部答案。

“我爱你，明日香。”当他的妻子把他拉进一个充满激情的吻时，他满足地想到。

(完)

译者后记：

这是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投稿的第二篇嗣香短篇，通篇看下来是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然而前半部分里真嗣有一段“如果不做这些事情两人就不会走到一起”的回忆，后来也有一段“两人一起做了某些事情”的回忆，这两段回忆中罗列出的事情其实恰好是 *NGE* 中两人没有做到的事情。*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在这么温柔的文字里还是藏了一手精湛的刀法，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破碎的手

作者：*YourBlandestNightmare*

翻译：嘲斯

这是一部第二次冲击前的电影。如果她没记错的话，摄于九十年代后期。倒不是多想看这部片子，明日香只是想在品尝当晚甜点——薯片时找点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

她手上的动作很机械，很精确，也很慵懒。手从袋子到嘴巴。咀嚼，咀嚼，再咀嚼，吞下，然后再次把手伸向袋子。重复，重复，再重复。期间再分散一下注意力看两眼片子。这部电影的情节是关于一段被诅咒的 VHS 录像带，所有看过这盒录像带的人都会死于七天后——电影根据小说改编。

她能听到厨房里传来的声音。流水声。擦洗声。洗好的盘子叠在一起时的噼啪声。一般明日香会吼真嗣一句让他声音小点。但是这一次她也并不是多在意电影剧情，毕竟这个夜晚已经够无聊的了。所以在动静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低沉的毛巾擦手声时，明日香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叹息“终于结束了”。她无聊到脑子快生锈了，连真嗣的脚步声和关门声都懒得在意了。

明日香开始专心看起电影来。敞开的薯片袋放在她交叉盘于身前

的腿间。机械地重复着吃薯片的动作。

最后，点心还是在电影结束之前就吃完了。这部电影也没必要看下去了——故事情节不知怎的又变成了玄玄幻幻的展开，明日香翻了个白眼，站了起来。她走进厨房，把空袋子扔到垃圾桶里，打开水龙头冲掉手指上的残留碎屑。

当她拿起唯一的毛巾擦干双手时，明日香注意到了这条黄毛巾上有什么东西：一个红点。不算小，但也不算特别大。还有一个，就在不远处。还有一个...

她摊平毛巾，一共找到了五个红色的污点。明日香一激灵，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上，寻找着可能的伤口，但她没有找到。完美无瑕的二号机驾驶员的双手当然也是完美无瑕的。

她端详着这些斑点，意识到血迹早已风干。很明显，这是上一个使用毛巾的人留下的。

明日香丢下毛巾，冲出厨房。跑到真嗣房门前，略过敲门步骤直接拉开了门。

“笨蛋真嗣！”

真嗣正躺在床上听自己的 SDAT 播放器。明日香的突然袭击吓得他耳塞都差点掉了出来。明日香立刻注意到他手上有些黑乎乎的东西。她走近他，抓起他的手，二话不说就拽到眼前仔细查看。

指关节上到处都是伤口，有些伤口大到甚至可以看到下面的嫩肉。周围的皮肤因为已经干涸的血液而变成黑色。

不，不是伤口。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裂口。

真嗣察觉到了手上传来的力道，他畏缩了一下。然后他注意到她的手也在颤抖。咽了咽口水后，他还是抬起头，对上那双目光灼灼的湛蓝眼眸。

“谁干的？”她喝问道。

女孩咬牙切齿，几乎是在咆哮。

“谁干的？”她重复了一遍，眉头紧锁，语气不善，“带我去找他们！我打断他们的手！”

“不是这样的！”真嗣大喊一声，把自己的手从她的手钳中挣脱出来。他跌回床上，扭过头，不想面对那道愤怒的视线，虽然他知道明日香生的不是他的气。

“不是这样的。”他重复道。“这是...这是我从小就遇到的毛病。不管我是在洗碗还是擦窗户还是干嘛，只要我打湿了自己的手；它们就会裂开然后流血。不过这很快就会痊愈。我总是这样。”

她睁大眼睛盯着他，思考着他的这番话。过了一会儿，她摸摸自己的胸口，脸上的怒容消失了。

“吓我一跳！”少女松了口气。“只是干皮病而已。”

他偏了偏头，目光里带着疑惑。

“那是什么？”他问。

明日香恼怒地挑起眉毛，一如既往，在她看来，真嗣比平时更蠢了。

“干皮病是一种病。”她解释道，“意思是你有‘干性皮肤’。如果你过于频繁的洗手，你的皮肤就会失去水分并开裂。”

“啊？怎么可能！洗手不是该增加水分的吗？”

她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在真嗣听来更耳熟，也更让他心烦意乱。

“你真是个笨蛋。”明日香解释道，“人的皮肤的深层含水，这样才能保持皮肤柔软。为了保持这种状态，皮肤外层含有能减缓水分蒸发的天然油脂。如果你经常洗手，你就会洗掉这层油脂，然后深层的水分就会更快蒸发，从而使皮肤干裂并且...”

明日香突然停了下来，接连眨了几下眼，貌似刚刚才意识到目前局面的荒谬。她的眼睛盯着真嗣，真嗣也不明所以地看着她，两人陷入了一阵诡异的沉默。

沉默没有持续多久。明日香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她握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

脸颊泛红，但貌似并无尴尬之色。

“我为什么要向你解释这个？”她爆发了，“笨蛋！笨蛋！你这个笨蛋！真是让我白费心！”

女孩转身跺着脚走出房间，就像她进来时一样风风火火，不过神情却沮丧了很多。她还不忘用力把推拉门带上，推拉门狠狠撞在墙上，又弹了回去，房门依旧大开。

房间里的男孩低下了头。他咬紧下唇，一只手抓着毯子不放。明日香的声音还回荡在他耳边。男孩转过身，蜷缩在床上，揉着自己破碎的手。他重新戴上了耳塞，但音乐并没有带给他多少安慰。

这短暂的插曲似乎没有造成什么余波。这样的事情在美里小姐家是家常便饭。夜晚来了又去，在学校的早晨和在 Nerv 的下午也是如此，两人都没有再提这件事。碓真嗣和明日香像往常一样相处，没有人知道前一天晚上爆发的这个小冲突。

...

真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为今晚的物理作业而苦恼。penpen 在冰箱里睡觉，美里小姐很晚才能回家，明日香和光一起去了商场，所以他现在一个人独处。真嗣不在意他人的活动计划，这样他反而能不怎么分心，专攻眼前的物理作业，不过手上的瘙痒还是让他无法完全集中。他盯着自己的指关节，很是苦恼。裂口更严重了。一些裂口现在都还在渗血，手指只要相互摩擦就会有微小但令人讨厌的疼痛感。他咬紧嘴唇，尽量不去理会，专注于手头的作业。

就这样一人独处了不知道多久，公寓的门打开了。

“我回来了。”明日香招呼道。

“欢迎回家。”真嗣随口应答，眼睛没有从笔记本上移开。

过了会儿，女孩在他胳膊旁放了个小东西。他抬眼看去，发现是一个小塑料瓶，白色瓶身带着蓝色条纹。

而明日香也没有走开，她立在原地看着他，手臂上还挂着个塑料袋。

“这是什么？”他问。

“保湿霜。”她解释道，“把它擦在你的手上，裂口能更快愈合。”

他的眼睛从瓶子上移到她身上，又回到瓶子上，如此重复几次。

真嗣拿起了瓶子。“适合干性皮肤。”上面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品牌名称。他把它转过来，开始阅读成分。

明日香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叹息，从他手中抢过瓶子，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她没有浪费一分一秒，立刻打开瓶盖，将一大滴半透明的药膏倒在自己指尖上。

“手。”她要求道。

真嗣有点犹豫，但还是照办了。女孩将乳霜涂在他的指关节上。冰凉的指尖与破碎的指关节接触，真嗣畏缩着往后收了下手。

“好痒。”他解释道。

“废话。”明日香说，“因为你什么都不做。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握笔的。看看！你的手指都快烂透了！把手给我放回来！”

她把他的手拉得更近了，继续着涂抹工作。瘙痒感袭来，真嗣只能咬牙挺住。不过，随着药膏的涂匀，那种不舒服感开始消退。余下的只有明日香的指尖在他的指关节上移动的冰凉触感。明日香细致地拂过他的手指，确保每一个裂口都被涂抹到位。她的触摸很温柔，真嗣一度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眼前的二号机驾驶员。

“另一只手。”

瘙痒感卷土重来，但真嗣知道这种不适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原位。他看着她的指尖在他的皮肤上滑动，又一次，他因为她的按摩而微微颤抖。

他忽然有些不想让她停下来。

“你...怎么对这个干皮病了解这么多？”他问道。

明日香忽然停了下来。她的抚摸也瞬间失去了温柔风度，真嗣甚至能看到她的嘴唇抖了一下。女孩没有回答，重新开始涂抹乳霜。这一次真嗣没有再多问什么，两人在不安的沉默中度过了将近一分钟。

涂抹结束，明日香直起身，走到真嗣身后的厨房里抽出一张餐巾纸擦拭自己的手指。

“干皮病...我妈妈也得过。”她解释道。

真嗣没有回头看她。他的脑海里又想到了那个晚上，女孩不自觉的呢喃...

妈妈...

“她会让我帮她涂保湿霜。”女孩继续说，“我们一直在用同一个牌子。日本没有，所以下午我才让光陪我去商场，帮我找到一个效果不错的。”

听到她走近的脚步声，真嗣这才鼓起勇气扭身看向她。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明日香的湛蓝眼眸里看到一抹忧郁和哀伤。也许这是出于他对那个夜晚的追忆——时间奔流而过，有时真嗣甚至会怀疑那个夜晚是不是只是自己的一场梦。然而，他发现眼前的明日香与以往并无二致，自信，自豪，光彩照人。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忧郁或哀伤，精致的面容无可撼动。

“现在等着药膏被吸收。”她说，“别着急，用不了多久。”

真嗣收回目光仔细盯着自己的双手。女孩在涂抹乳霜方面做得很彻底。他现在整双手都黏糊糊的。

“我这可怎么做作业呀。”他半开玩笑地抱怨道。

“确实欸。”明日香得意地笑了笑，朝着她胳膊上一直没有取下来的塑料袋努了努嘴，“碰巧我还买了一个新的电子游戏。你可以看我玩，当然，你想盯着墙面看上一整晚也无所谓。”

他耸了耸肩，明日香的意思很明显了。真嗣坐到客厅的沙发上，等着女孩回屋换好衣服。他一直举起双手，等待乳液被吸收，黏腻感消失。

游戏是一款角色扮演游戏，是真嗣不太熟悉的某个系列的最新作品。明日香也不是很熟悉，但系列作品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所以也没什么影响。当片头字幕从屏幕上闪过时，她扑通一声坐在他旁边。也不管过场动画在讲什么，就直接一拇指按下了开始按钮。

“主角有点像你。”她哼了一声，“我们给他取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真嗣咕哝着，稍微偏过头。“我们”他心里想着这个词。

“你才是玩游戏的人。”他对她说道。

明日香斜睨了他一眼，真嗣没有注意到这个眼神。明日香稍稍叹了口气，又将注意力转移回了游戏上。

“好吧，既然你没有意见，那就让我看看‘笨蛋’适不适合...喔，太适合了！”女孩的笑声响彻了公寓。“很不错嘛！英雄‘笨蛋’的冒险！好吧，你想玩哪个职业，第三适格者？有战士，法师，牧师...咦，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两人差不多就是这么互动的：虽然一直都是明日香在玩，但她经常征求真嗣的意见。命名每个角色，选择对话选项，选择在战斗中施放的法术，或者只是让他翻译一些她看不懂

的文本。过程中女孩一直有说有笑，努力想要引起男孩的反应。

然而真嗣只是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没到必要时刻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他也不看屏幕，视线一直在地板上的某个点和双手之间移动。

手指已经不再黏糊糊了，嗯，差不多了。

游戏声音暂停了，突然的安静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好吧，第三适格者。”他听到身旁的明日香抱怨，“你吃错药了？”

虽然他还没有看她，但他知道她在皱眉。

“游戏就这么无聊吗？”女孩继续说道，“还是我不够有吸引力？说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坐在这里，想让你开心一点，而你却没有——”

“求你了，别这样了。”

他的语气就像一把快刀，切断了明日香的抱怨，把她接下来想说的一切都扼杀在了喉咙里。他的声音充满了抗拒。

她看着他，面庞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惊讶，但真嗣没有看到。他站起身来，目光已经游离在了他处。

明日香很快就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你在说什么？”她问，“求我别做什么？”

真嗣转过身，让明日香看得到他的脸，不过他的眼睛依然盯着地面。

“昨晚...”他斟酌着开口，“你觉得有人打伤了我，你那时很生气，为我生气。甚至还很担心我。今天，你特地买了药膏来帮我抹药，还想逗我开心，你跟我开玩笑，在我面前玩游戏，就好像...就好像一切

都很好，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老朋友了...但我其实知道，要是我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就会骂我。你会冲我大喊大叫，有时你还会骂我变态然后打我。”真嗣握紧的拳头在颤抖。如果没有那些干涸的血迹，明日香可能还能看到他发白的指关节，“我讨厌这样。”

明日香依然沉默着，似乎还在努力理解真嗣这番话。真嗣没有给她时间思考。他背过身去，脚步拖沓，无精打采地朝自己的房间里走去。

走了两步后，他停了下来。依然没有回头，男孩开口说道：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的手，我真的很感动...但是，明日香，不要再这样做了。如果你真的讨厌我的话，就不要再假装对我好了，你完全可以直接说出来。”

他继续往前走，把明日香留在寂静的客厅中。

沉默地走了几步后，他听到了她的尖利声音：

“你这个蠢货，自私自利的小鬼！”

一个垫子打在他的后脑勺上。虽是材质柔软，但被扔出的力道太大了，冲击力还是有些疼。真嗣停了下来，但还是没有转身。

在真嗣看不到的地方，明日香站了起来。她的额头上已经隐隐凸显出了一小条青筋。瞳孔缩如针尖，瞪着他的背影，眼神只能用杀气腾腾来形容。眼角开始抽搐，但明日香毫无眨眼的样子。似乎想用意念把眼前的男孩点燃。

她开始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我努力对你好，你就这样报答我？！”她又向他扔了一个垫子。

真嗣没有反应。“这就是我关心你那双烂手得到的回报？！”

少年沉默着，明日香没有得到真嗣的任何反应，于是她抓起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垫子扔了出去，这次碰到了他的肩膀上。

“别跟我说话了，白痴！”她吼道。

没有坐垫了。少女任由怒火操控着自己的神经，拿起附近一本厚厚的杂志。当书脊撞在他的后脑勺上时，真嗣发出了吃痛的嘤咛声，但依然没有其他动作。

“走开！”她啐了一口，“离我远点。爱哭鬼。自私自利的爱哭鬼，我早该看透你了！”女孩寻找着更多的弹药。她抓起电视遥控器朝他脚边扔，电池弹飞出去。明日香毫不在意，继续攻击着真嗣：“你希望每个人都对你好。你希望有人能关心你，但只要事情有一点脱离掌控，一旦有什么不符合你的完美幻想，你就会表现得像个白痴蠢货！”

“不是这样的！”真嗣终于开始反驳，声调也高了起来，“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明日香！你一会儿表现得很让我困扰，一会儿你又很...很正常...”他本来想说‘很让我喜欢’，但他脑海里有另一股力量阻止了他使用这个词。“我总觉得我就是你手里的一个玩偶，你高兴了就和我玩，不高兴了就折磨我，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很难受！”

“我呸，你就是个伪君子！你说的这些和你父亲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少年全身僵硬。明日香听到他喘着粗气，嘴角浮现出一丝残忍的坏笑。

“被我说中了，是吗？”她知道自己现在说的话很卑鄙，但她就是

气得停不下来，“是的，你父亲。我一直在观察。我知道他抛弃了你，近十年来几乎都没有和你说过话。”

她可以看到他在颤抖。明日香自己握紧的拳头也在颤抖，但她还是继续说道：

“我知道他让你来第三新东京市只是为了把你扔进一个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机器人里。我知道他在你没有接受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就把你投放到地面上和使徒作战，你不仅当时接受了他的安排，后来还留了下来。可悲。”她把最恶毒的话语留在最后，“什么？因为他对你说了句‘你做的很好’，你就原谅他了？告诉我，在第十一使徒恐怖天使袭击后，他有没有检查过你是否安然无恙？在你溶进 lcl 溶液那次，他有没有哪怕一次来关心你的情况？我告诉你，没有，他没有...”她的眼里有些湿漉漉的雾气，但她没有理会，“第三少年碓真嗣，你不气他吗？！你不恨他吗？！”她一边摇头一边闭上眼睛，“为什么我做这些的时候你这么难过，而他做的时候你却没有？！”

“因为我不在乎他！”

那一刹那，明日香的满腔怒火都被浇熄了。早已罗织好的中伤之语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她在心里准备的所有辱骂和反驳都没有用了，因为她没想到他会说出那样的一句话。

“我曾经在乎。”男孩喃喃道，“但现在不是了。”

然后他消失在走廊里。明日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心火就像暴风雪中微弱的残烛一样熄灭了。她的嘴张张合合了几下，但干燥的嘴唇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她盯着真嗣消失的那个拐角，无神地眨

动双眼。

然后女孩如梦初醒，混乱的思绪重新变得清晰，然而周围的寂静也变得更加沉重和寒冷。她环起双臂抱着自己，但依然感觉不到任何温暖。这或许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压制住对抗的本能。就好像她的双脚被无形的长钉钉在了地板上一样，明日香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开原地。她知道那是徒劳，她无法不去想真嗣刚才的话。

她咬紧牙关，回忆着他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她双唇颤抖，因为她明白了那句话里的未尽之意。眼眶里再次出现了又湿又痒又咸的感觉。

“白痴...”她颤抖着喃喃自语。“白痴。白痴。你这个白痴。”

这一次，她说的不是真嗣。

...

美里自从晚上回家后还不曾怀疑过家里的两个小朋友吵了架，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少年少女努力维持着一切正常的假象。到了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间，真嗣和明日香表现得就像以往的每个晚上一样。另外，真嗣在做饭前还收拾了客厅，销毁了所有明日香发泄的证据。美里确实注意到他们之间的气场似乎比平时更低气压了一点。但她并没有想太多。神经大条的美里小姐只会觉得他们此前经历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小冲突。

晚餐终于结束了。明日香说自己累了，想早点睡觉，然后就径直回房。在洗完碗涂完保湿霜后，真嗣也直接回了房间，只留下美里小姐和 penpen 还有惠比寿待在一起。

真嗣听到了美里小姐关掉了所有的灯醉醺醺地走向房间，他还醒

着。在他逼仄而又阴森的幽静房间里，甚至可以听到他的监护人在她的被褥上倒下时发出的噪响，她离他只隔着几堵薄薄的墙壁。真嗣对美里小姐发出的动静没有任何反应。他一动不动，侧卧在床上。他的指关节仍然因为乳霜的存在而有些黏糊，但至少不痒也不疼了。碇真嗣在黑暗中叹了口气，睁着眼睛凝视着虚无，反复想着下午发生的事情。他在脑海里重复着那个场景，听着他对明日香说的那些话，思考着那段记忆所激起的所有混乱和矛盾的情绪。

真嗣也想到了明日香。他的脑海里有一道声音催促着他去道歉，就像他一直在做的那样。另一道声音却劝他尽可能地避开她。他想去她的房间和她说话，哪怕隔着一扇紧闭的门也无所谓。他想逃跑。他想回到过去，改变当时的一切。他想正视自己对她的怒火。他想...

开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考。走廊里昏暗的灯光驱散了他房间里的黑暗。他听到了不断靠近的脚步声。

床抖了一下，一个人躺在了他的背后。他能感觉到背上的温暖，背靠背的温暖。虽然心里很清楚那人是谁，但真嗣还是想要翻过身去。他想要亲眼确认。

“不要转身。”

明日香的声音让他停下了动作。果然如此，他没有感到惊讶。

“你的手好点没？”背后的女孩问道。真嗣这才意识到，虽然今天下午他的话语不像女孩说出的那些话一样恶毒怨怒，但也同样毫不友善。

本质上，和他那时听到的话语并无二致。

“好多了。”他回答，“我晚上又涂了一遍。”

“那就好。”

女孩没有再说什么。

尽管身体散发出温暖，真嗣还是颤抖着。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内脏开始扭曲。她就在那里，如此接近，正如他刚才所希望的那样。此时此刻，他脑海里那道要求他道歉的声音已经噤声了。他重新变回了那个惊恐的小男孩，被惶然无措的情绪所侵袭，并因失眠而筋疲力尽。

他不知道，明日香同样为失眠和心烦意乱所困。晚餐结束后，明日香就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也不愿忘记他们的冲突。每当她想起真嗣的话，想起他对她善举的拒绝和质疑，她就气得全身发抖。她想扇他耳光，踢他，打他，朝他大叫，告诉他他让她感到恶心。

然而，与此同时，她又有些高兴，甚至有点为他感到骄傲。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她其实很高兴真嗣有这样的反应。

他敢于为他自己挺身而出。他第一次认真地反对她。这个无趣的小鬼表现出了她早已知晓的、一直深藏于他内心深处的勇气和主动。正是那种勇气驱使他跳进活火山来救她。

但为什么他要在那时表现出那种勇敢、那种主动，就为了拒绝她的好意？

不，明日香其实知道为什么。或者，至少，她猜到了为什么。这让她感受到了另一种情绪：内疚。因此，在她发现自己的情绪为此所困后，她立刻找到了个直接的办法：夜袭真嗣，希望他能给她一切的答案。

“明日香。”过了一会儿，真嗣轻声说道，“我...我...”

“又来了。”明日香想道，“总是在道歉。总是这么胆小。”女孩由衷地感到失望，并考虑在他说出那个她无比鄙夷的词前就直接起身离开。

她叹了口气，败下阵来。她的想法果然很荒谬。他无法给她解答。他甚至无法自拔。

“我...我不为我想表达的意思道歉；但我为我说出的话道歉。我不该那样说你。”

她停了下来。那一瞬间明日香屏住了呼吸。她抑制不住地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呼。女孩沉默着，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咽了咽口水。

这一天，她第二次看到了他的勇气，从层层畏惧和自卑下探出头来。

“所以。”她低声说，“你就是那个意思。”

“是的。”

明日香难过地蜷起身子。她有点想回去了，回到那个安全又私密的房间。但她又抓着毯子，兴许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固定在他的床上。过了一会儿，明日香攒够了勇气问了一个她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你讨厌我吗，真嗣？”

她注意到了男孩呼吸节奏的变化。她甚至能感觉到他的身体越来越紧绷。如果她这时候转身，想必还能看到他身体的颤抖。

时间凝固成永恒，直到他开口：

“我不讨厌你。我不想讨厌你，但是...有时你却把我往这方面逼。”

你的行为...总是让我感到困惑。让我难过。我不想这样。我想了解你，但光靠我是做不到的。我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明日香微微转过头，只是一点点，不到一厘米。

“只是...成为朋友吗？”女孩似乎是在喃喃自语。

又是片刻的沉默。时间仿佛再一次凝固住。

他的回答细若游丝：

“我不想你离开我。”

女孩轻哼一声，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这不是她所希望的答案。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答案，反正不是这个答案。

但是，或许，这才是她应得的答案。在她对他展示了如此恶劣的态度后，她凭什么奢求他说出别的，更有意义的话？“种下什么因，收获什么果。笨蛋。”她自嘲道，“你还指望得到什么答案？”

真嗣不确定明日香是否听到了他的回答，但他已经没有勇气再重复一遍了。这是一场审判，他就是待审的灵魂，等待着高台上的女孩吹响拯救或诅咒的号角。

当背部的触感愈发清晰沉重时，他屏住了呼吸。明日香将一只手臂搭在他身上，将他搂入怀中。她的手指抚上他开裂的指关节。

如此温柔。一如既往。

“我也不讨厌你，”女孩轻声说。

“那...”感受着温暖的触感，真嗣努力忽略自己的畏惧和紧张，鼓起勇气继续问了下去，“那，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她的呼吸撞在他的脖子后面，很痒，但他已经无暇顾及了。

“我很久以前，遇到过一件事。”

妈妈...

“我很久以前遇到过一件事。”明日香重复了一遍，“我不想再经历那样的痛苦了，有时候你伤害了我，我出手保护自己，我情不自禁。”

“我伤害了你？”他眨了眨眼，“怎么可能？我做了什么？”

“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没做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做。”

这句指责让真嗣气血上涌。“她怎么能这么说？”他想道。“我什么都没有做？是谁在洗碗、洗衣服和做其他所有家务，让她不必承担这些家务活？是谁打理了家里的一切，让她每天晚上都可以躺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看电视？是谁起得最早，准备早餐和午餐便当？”

他下意识地想挣开她的手，让她明白自己的想法，但他用力咬了咬自己的舌头。他已经对她发过一次火了，无用的情感宣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能浪费神明给他俩留下的这次机会，这是意想不到的仁慈恩赐。因此，真嗣开始认真思考明日香的话语，试图理解它们。

去了解她。

他看到自己做着繁杂的家务活。洗衣。倒垃圾。烹饪。购物。这有什么问题？他只是在确保这个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整洁和舒适的。明日香凭怎么指责他“什么都没有做”？每次饭后洗碗的都是他，没有争议，也不曾轮替，他总是勤奋地、背对着...

“你甚至没有看过我一眼。”女孩喃喃道。

是的，他没有。他从没有看过她一眼。他总是全神贯注地料理着杂务，即便这些本不必要投注如此多的注意力，即便他对这一切早已

烂熟于心。他这才注意到，有时候，他会故意放慢做家务的速度，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些杂务上耗过更多的时间，远离其他一切。这不是一项任务。这是一个避难所，一个让他忽略周围所有人的地方。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躲在里面感受到自己被爱着被需要着，毕竟他有在做事。他有在为这个家贡献力量。这就足够了，不是吗？

是吗？

真嗣无法对内心撒谎，他不只是在洗碗。他也在借此逃避着与外界的交互。而他这样做又得到了什么？一双破碎的手而已。

明日香已经收回了手臂。男孩不知道自己思考了多久，生怕自己的沉默给她留下了错误的印象。真嗣带着从自省中诞生的决心，开始缓慢而又坚定地转身，这个动静足够她明白他的想法了。如果明日香让他停下来，他就会停下，而那就是一切的结束了。

她没有。

真嗣转过身来，看着她。此时的明日香如同初生的婴孩一般蜷缩着，看起来比平时更娇小更脆弱。女孩低着头，眼睛藏在一绺红发后，但他却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的淡淡的悲伤。她双手合十，贴在胸口，仿佛在祈祷。

曾经骄傲地握着二号机控制系统的那双手，如此强大，如此充满信心的那双手，现在看来也破碎了，没有裂缝或伤口，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破碎着。

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真嗣感觉到她的双手在他的触摸下颤抖。他也有些颤抖。

“我现在看着你了，明日香。”

她抬起头，他们的目光交汇了。这一瞬间两人已经等待了太久，他们经历了最可怕最寂静的沉默恐惧，也经历了最令人鼓舞的希望落空时的遗憾。

“我...”真嗣说。“我不能向你保证我会知道如何帮助你，但我保证我会尽力。我会尽力而为。所以，如果你想说什么，关于任何事情...我在...我会听你说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明日香瞪大了眼睛。她的嘴微微张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深深地、深深地看着那双湛蓝的瞳孔，确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一个小女孩，一个很久以前受到了惊吓和伤害的小女孩，挣脱了由愤怒和自傲所铸成的众多锁链。

“真的吗？”明日香问道。“你是认真的吗？”

“我很认真。只要你想说，我就一直在。”

她深深地、深深地看着那双深蓝的瞳孔，确信自己看到了什么。

一个小男孩，一个很久以前受到了惊吓和抛弃的小男孩，挣脱了由懦弱和孤独所铸成的众多锁链。

明日香低下头，再次闭上眼睛，捏了捏真嗣的手。

温柔地捏了捏。

“谢谢。”她低声说，“但不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或者...”她摇摇头。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但总有一天。我保证。”

“没关系。”

两人都不再颤抖。不再感到压抑。或许正因如此，明日香注视着

真嗣的双眼，说出了那句她大半辈子都在回避的话：

“对不起。”

这一次，轮到真嗣惊讶地无言以对，眼睛滑稽地瞪圆。

“很抱歉朝你扔东西。”她继续说，“很抱歉说了那些话。最重要的是，很抱歉我伤害了你。我会...我会尽量避免再那样做了，我真的会努力的，我是认真的。还有，很抱歉骂你小鬼，你不是小鬼。”

“唔。”他的嘴里发出一声轻叹，“不好说。我有时候觉得我确实就是个小鬼。”

“那样的话，”她轻笑道，“我就是个更大的小鬼。”

这句话仿佛卸下了他们肩上的重担，卸下了他们灵魂上的帷帐。他们不再是第二少女第三少年、Evanangelion 的驾驶员和世界的救世主。他们不需要，至少今夜不需要是。他们只是碇真嗣和明日香，一个破碎的孩子，在一生的踽踽独行后找到了另一个破碎的孩子。

“谢谢。”碇真嗣笑着说，“谢谢你，明日香。”

明日香回以微笑。

“谢谢你，真嗣。现在，就好好睡觉吧。”她闭上眼睛说。

“好，晚安。”

只是两个破碎的孩子。

“ 晚安。明早别忘了涂保湿霜。”

“我不会忘记的。”

如果，破碎的手可以治愈...

“别做出格的事。”

“怎么会呢。”

那么，或许...

“但是...我允许你晚上握着我的手。”

黑暗里，明日香的笑容很灿烂，很温暖，很快乐。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快乐。

“乐意至极。”

碓真嗣也是如此。

(完)

译者后记：

这是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的五篇短篇里译者最喜欢的一篇，也是译者认为情感最为细腻、复杂的一篇。搜肠刮肚难以准确描述原文的情感，翻译工作结束后只剩下对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深深的敬佩。

恨意的提醒物

作者：YourBlandestNightmare

翻译：嘲斯

这是碇真嗣度过的第六个真正意义上的夏天。

第三次冲击结束了永恒的盛夏。经历了十五年的无情酷暑和不休蝉鸣后，冬雪再次回归日本。金秋的落叶和粉嫩的樱花也是如此。四季女神重新开始轮流舞蹈。伴随着世界的复活，大自然的死与新生也重新开始轮回。

在为自己准备早餐咖啡时，真嗣不自觉地微笑起来，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雪花的情形。“好冷啊。”那时他抱怨着，引得美里小姐一阵大笑。他很好奇明日香如果在现场会是什么反应。

想到那个女孩，真嗣的心脏猛地一跳，但他还是强忍住了心湖里泛起的惆怅涟漪。没用的，还不是时候。他必须专注于眼前的生活。

这是他第六个真正意义上的夏天，这也是他第六次决定不去海滩边度夏。这六年来他一次也不曾接近海边。对碇真嗣来说，沙粒恢复本色，潮汐时涨时落，海水重归于蓝，亦或是莉莉丝的遗体沉入大海深处，这些对他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在那一天的那件事过后，他再也不想看到海滩了。他还记得他的双手掐住她脖子时的触感，也还

记得她的右手抚上他脸颊时的柔软...

“可恶。我的思绪永远都会回到她身上吗？”

碓真嗣知道，自己只是在逃避罢了。美里，日向，冬二，剑介... 那么多人，他们一直都在提醒着自己。“放过我吧！”他一直这么回答着，“我已经在尝试很多以前的我完全不会做的事情了。我已经远离我曾经的舒适区了，我已经走进无边荒野了。在我做好准备后，我会去直面红海边的梦魇。”

“也许就在明年夏天。”他叹了口气，把煮好的热咖啡倒进他最喜欢的杯子里。他坐在厨房的桌子上，喝了一口热咖啡，然后开始检查自己早上起床后立刻从门口拿进来的那一叠邮件。最上面的是一张目录，真嗣看都没看就把它丢在一边。

目录。目录。垃圾邮件。垃圾邮件。烦躁地摇头。喝一口热咖啡。更燥热了。

在碓真嗣检视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他停了下来。他的手悬停在下一份邮件上。真嗣瞬间屏住了呼吸。他忘记了咖啡，忘记了其他邮件，忘记了一切；他抓起那份邮件，双手紧紧握住。他笑了。果然是张照片。

来自她的照片。

明日香，坐在咖啡厅的露台上。她头上的黄色宽沿帽倾斜着遮住她的半边脸庞。看远方那晴朗的天空，这张照片想必摄于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真嗣十分熟悉的黄色长裙外，明日香还穿了件长袖衬衫。微笑着的女孩挥动着带着真丝手套的右手向镜头打招呼。左手则指向

身后的城堡。

真嗣久久地看着这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的她。距离女孩上一次给他邮寄照片已经过去快三个月了。他一直期待着能尽快收到新的照片，哪怕他心知肚明明日香并不会特意为他考虑。

他把照片翻过去，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又做了些什么，并想知道这一次她又选择了哪处著名的德国地标当背景。然而，不同于以往如文字墙般寥寥一两个随性涂鸦，这一次背面写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真嗣默读了一遍，然后又读出声了一遍，然后他忍不住地笑出声来。他的笑容里有讶异，为这脱轨般暴走的发展走向。他的笑容里也有苦恼，因为那个句子预示着自己未来几天的绝大部分计划都要泡汤了。然而无论如何，这无疑是个欣喜若狂的笑，因为这是他一直期待的，也是他自认为永远无法实现的。

他笑得很坦率，笑容里还有点怀旧味道，因为只有明日香，只有那个他熟知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才会写下这样的一句话：

你最好有个空房间，

因为下周我就要到了。

真嗣微微弓起身子，视线游离在玻璃窗外的蓝天中，静静地等待着。他坐在机场内的一个银行里，毫不关心周围的行人。形形色色的过路人要么没认出他来，要么并不在意。碇真嗣同样不在意他们，现在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对他来说现在只有一件事称得上重要，那就是这六年来他要第一次和明日香共同度过一个真正的夏天了。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快速闭了闭自己的眼睛。第三次冲击已

经过去很久了，但他依然能清晰回忆起所有让他夜不能寐的细节。他掐她的脖子，她摸他的脸庞。滚烫的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男孩颤抖着蜷缩在女孩的身上。

“真恶心。”

真嗣还记得明日香疲惫地推开自己，比起单纯的愤怒更像是气恼。他还记得两人躺在苍白的海滩上凝望远方莉莉丝的头颅。他还记得世界中心只剩两头野兽时的那段短暂时光，以及那些日子里他们所做的一切。

一次毫无眼神交流的谈话。虽然两人都在努力，但还是没能打破早已布满裂缝的心之壁。

一个道歉。来自他的。

一轮长久的沉默。

一个道歉。来自她的。

一句抱怨。她在睡前说了句自己不喜欢被背着走。

另一场谈话。发生在篝火边。

为曾经说过的话流下的泪。为未曾说出口的话留下的泪。一夜寂静，两头背对背的豪猪。

大扫除时一个无趣的笑话。

无言的午餐。

看到大地与月球上的血环时的喃喃自语。

第二夜一个尴尬无比的拥抱，尚不确定他们需要的是彼此，还是说仅仅只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

不全是积极愉快的时刻，但在最开始最艰难的日子里，真嗣还是满怀希望。他们从被遗忘的深渊里爬了出来，除了坚固的心之壁和满身罪债外别无一物。他们在沟通交流，虽然早就该这么做了。他们笨拙地互助；不过这就够了。他们有机会为自己赎得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后，那一天，这个机会永远的流逝了。

他永远忘不掉 VTOL 在幸存者的营地外降落时发出的噪声。他至今仍然记得这台又大又重的飞行器侧面印着的德国国旗。他至今仍然记得身旁的明日香看清她父亲样貌时发出的喘息。

那一天充斥着噪声。到处都是。兰格雷先生在几位外交官和陆军将领的陪同下要求自己的女儿返回德国。美里小姐以及几位取回人形的日本政府官员争辩说明日香在数月前已经正式且合法地被置于 NERV 的管理照顾之下。兰格雷先生立刻指出 NERV 已经不存在了。一方宣读着碇元渡的罪行，另一方则反驳 SEELE 才是罪魁祸首。直到明日香走上前来说自己同意离开，这场无休的争吵和可能的交火风险才被扼住。所有人，即便是双方的士兵们都已经厌倦了战斗。

真嗣提出了抗议。出于自己的私心，然而无能为力。

“这对我俩都好。”那时明日香这样对他说，“我在欧洲有必须面对的东西。我知道你在日本也是如此。在我解决遗留的一切，在万事尘埃落定后，我会回来的。我们之间还有许多事没有讲清楚，你，和我。”

说完这句话，她就离他而去了。分别时的画面一直刻在真嗣的脑海里：明日香登上了 VTOL，她的右臂还缠着厚厚的绷带，她不让任何人碰那里。他站在原地，仰望天空，即便 VTOL 已经消失在地平线

上；不过明日香还是留下了一句话：“分别不是永别，笨蛋真嗣。我会给你寄东西的。”

就这样他们开始交换照片。两人写信，写电子邮件，有时甚至会打长途电话；但他们最喜欢的交流方式还是交换照片。明日香兴致尤为强烈。她喜欢在德国标志性建筑前摆 pose，然后在照片的背面介绍这些地标建筑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纽伦堡圣诞市场前的明日香。新天鹅堡前的明日香。国会大厦前的明日香。勃兰登堡前的明日香。科隆大教堂前的明日香。没有任何海滩出现，但这正合真嗣所愿。

通知从德国起飞的航班即将降落的机场广播把真嗣拉回了现实。他站起身走到接机点。在等待飞机降落的时候，他再一次陷入了那时的回忆...

他想起了在明日香离开满一年时那个令人无比失望的事实。她在一封电子邮件里解释了她的父亲如何禁止她在十八岁成人礼前出国旅游。德国政府以“保护本国最伟大的女英雄的人身安全”为由为兰格雷先生提供了助力。真嗣早就料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想必明日香也早有预料。

两年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碇真嗣在电话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明日香那一天他在她的病床前做了什么。他知道这个问题最好等到两人面对面后再解决，但他真的等不下去了。他急需卸下压在胸口的重担，卸下压在灵魂上的愧疚。

明日香知道那件事的所有细节。她当然知道，在人类补完期间她已经在他脑海里看到了当时的一切。尽管如此，明日香在电话里还是

大发雷霆。话题后来被转移到了和量产机的作战上，又转移到明日香在厨房里对碇真嗣那不知真假的拒绝上。或善意或恶意，但无论如何都真诚不虚的话语从电话的两端吐露出来。大洋彼岸的两人泪流满面。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碇真嗣再没有收到来自明日香的任何东西。内疚和怀疑吞噬了他的内心，折磨着他本就脆弱的睡眠。他别无选择，只能重新开始服用抗焦虑药物，并向心理医生预约额外的就诊时间。

后来他终于收到了那次争吵后的第一张照片，然而这张照片却像一根冰冷的利剑刺穿了他的心防。照片上明日香紧紧地抓着一个金发男孩的手臂。

照片上的女孩笑得很灿烂。

他花了好几天才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怒火。美里小姐的公寓里依然保留着那个锤墙的凹印。最后，真嗣意识到自己不该感到被背叛。他最没有资格拥有那种情绪。毕竟，两人从来没有明确彼此是什么关系。或许红海边的抚摸只是一种善意而非某种更进一步的东西。于是，真嗣迫使自己忘掉明日香，他听取了东二的建议，去见那些东二一直缠着他让他去见的洞木光的新朋友们。

不过好景不长。女孩找到了一个非常妥帖的理由和他分手了，接下来的两位同样如此。几个月后，真嗣又一次接到了明日香的电话，安慰这个被男友甩掉的痛哭的女孩。在互相传达了对彼此的歉意后，他们在长途电话里就只会讨论一些不敏感的话题了，比如争论德式咖喱肠是不是比日式照烧鸡肉更好吃。

第一批乘客开始出站了。真嗣咽了咽口水，双手久违的颤抖了起

来。咬紧牙关。放松。咬紧牙关。他的目光寻找着那一抹靓丽的红，即便发干发燥也不敢眨眼。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

他还记得在明日香十八岁生日那天他有多么兴奋。他甚至在日历上给 12 月 4 日画了个大大的标记。外界已经无力阻碍他们见面，她会如她当初承诺的一般回到他身边。

然而，命运依然另有安排。电话铃携带着悲伤的讯号响起，粉碎了碓真嗣的所有愿景和构想。伴随着明日香的话语，他跌坐在床头，低着头颅，喉咙发干。电话那头的明日香一边抽泣一边解释着自己的父亲用某种方式说服了政府限制自己的出国旅游名单，日本毫不意外不在此列。然后，当真嗣想要去找她时，他也同样碰壁了。不管这是出于兰格雷先生的手笔，还是日本首相善意却错误的决定，不重要了，他只知道他见不到她了。

真嗣不自觉地握拳。咬紧嘴唇盯着一批又一批出站的旅客。他已经从那片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的回忆之海中归来了。现在不该再把时间浪费在过去的回忆上了。明日香已经成功改变了她父亲的想法，逃离了他的阴影。重聚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在过去了足足六年后，在他已经死心，觉得自己以后都只能从照片上看到她的面庞后，明日香回来了。他要和她说话。他要听她的声音，这次终于没有电话的阻隔了。于是，碓真嗣等待着，等待着，等待人潮中的那个红发女孩。

他什么也没看到。一阵痉挛凭空从他腹部产生，然后迅速爬上他的脊柱。她在哪？为什么他找不到她？兰格雷先生是不是又一次把她囚在德国境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没有告诉他？

碇真嗣的杂乱思绪被从后方伸出的遮住他双眼的手打断了。他甚至敏感地察觉到了右眼上的冰丝触感。

“猜猜是谁？”

这一刻，他的所有担心都烟消云散了。

“你怎么认出我来的，明日香？”碇真嗣问道，嘴角已经止不住地勾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背后的女孩大笑起来。

“不管过去多久，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我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笨蛋。”

她的手离开了他的脸，他顺势转过身来。他已经准备好说出这几天一直在排练着的话；但这些话语还是卡在了喉咙里。碇真嗣不自觉地张开了嘴，睁大眼睛盯着眼前的明日香。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孩一如记忆中的模样，在照片的帮助下真嗣同样见证着明日香的成长。红发比以前更长，皮肤依旧那么光滑。还有...那一颗蓝色的瞳孔。

真嗣注意到明日香戴着的粉色帽子倾斜得有点狠，完全遮住了她的左眼。此外，一如既往的长袖衬衫，右手上的真丝手套，和她一直以来发给他的照片一模一样。明日香这六年以来从来没有向他展示过曾经的绷带之下如今是什么模样。真嗣隐隐猜到了原因。

“你难道不该对我说‘你好’吗？”明日香背过手问道。

真嗣被拉回到现实。

“好久不见，明日香。”他勉强笑道，“太好了，能再见到你。”

她也笑了起来。真嗣在想现在他是不是该有些别的举动。握手？或者更进一步，一个拥抱？阔别多年，甚至还没来得及说上两句话，

现在碰她合适吗？

明日香率先动了起来。她伸手拂过他的额头。

“我也很高兴再见到你，笨蛋真嗣。”

这一次，他由衷地笑了出来。

“你怎么绕到我后面的？”他问道。

“我从另一个出口出来的。”

“机场居然放任你这么做？”

“噢，他们可乐意帮忙了。在你自证自己是一名 EVA 驾驶员后，你几乎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全球通行。”

真嗣耸了耸肩，接受了这个解释。他没有这样做过，因为他不想利用自己的过去来换取未来想得到的东西。

他的眼角余光注意到一些旅客已经开始盯着他俩了。无疑这些路人听到了“EVA”的字样并认出了两人。真嗣指了指明日香的行李。

“我来帮你拿。”他提议到。

霎时，女孩那张明媚的面庞布满阴云。

“哈？”她抓紧行李的把手，诘问道，“你觉得我已经娇弱到提不起自己的行李了？就因为我现在比你矮了那么一点点，你就觉得我什么事都需要你帮忙？”

“啊，我早该想到的。”真嗣心里怀念着，露出腼腆的笑容，“不，明日香，我没有那样想过，我知道你扛得住。”

“很好！”她咧嘴一笑，提起行李箱塞进真嗣的怀里，“这样就都解决了。谢谢你亲爱的！”

“没问题。”“我就知道...”

“好了，赶紧走吧，笨蛋真嗣。把这些放到你的家里，然后带我出去玩吧。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明日香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躺进真嗣公寓的沙发上。窗外，橘红色的太阳已经隐没在第二新东京市的高楼后，夕阳即将落山。

“想喝点什么吗？”碇真嗣问道。

“有啤酒吗？”

“当然。”

“我要冰的哦。”

不一会儿，两人坐到了沙发的两端，各自拿着一罐惠比寿。真嗣抿了一小口，而明日香则仰起头大口喝下几乎一半。然后，她发出一声满足的大叫，接着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真嗣虽然及时捂住了嘴巴，但笑意还是止不住地蔓延出来。

“你知道吗？”他笑着说，“现在，你看起来就像美...”

“嗯哼？接着说，我在听。”

真嗣笑着做了个给嘴拉拉链的动作。

接下来的几分钟是在沉默中度过的。除了飞快地扫了彼此一眼外，两人都没有开启任何话题。真嗣纠结着，甚至觉得自己胃里都打结了。他们整个下午都在第二新东京市里追逐、散步——但正如她指出的那样，一直没有靠近海滩——与此同时，明日香也一直没有摘下她的帽子，手套和长袖衬衫。即便是在烈日下，她也坚持掩盖着那几个部位。

“明日香。”真嗣还是开口了，他把他的那一罐啤酒放到桌上，强

迫自己不去看她，“我...如果你不舒服的话，你不必这样做，不过...”

他的手心开始冒汗。他吞了口口水。

“不过...”真嗣叹了口气，然后咬紧了牙关，唤起他用了六年时间积攒下来的决心，“在这里你不需要隐藏任何东西。你不需要向...向我隐藏任何东西。”

明日香深吸了口气，像他一样把啤酒罐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她说了一句引得他全神贯注的话：

“很好。我会告诉你的。毕竟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之一。”

她摘下帽子，让他看到她的整张脸。左边的细眉被从中切成两半，一条垂直的苍白疤痕从眉毛上方一点起始，一直延伸到她的颧骨。而被疤痕穿过的湛蓝眼球却依然闪闪发亮。

然后，她脱掉了长袖衬衫和手套。真嗣看到了那条从指关节延伸到肩膀的诡异直线，倒吸一口凉气。

而她到此还没有停下来。

在她的房东真嗣可以说或做任何事情之前，明日香就已经脱掉了剩下的衣服，只留下了内衣。不过，真嗣并没有感到紧张或尴尬。相反，只有一阵寒意窜上他的脊梁，在他看到...那些时。

五个圆形的伤疤，就像愈合的弹孔一样，散布在她的胸部和腹部，另外两处在她的左大腿上。她腹部的皮肤仿佛是由惨白和粉嫩的色块混合而成的马赛克。光是看着它们，他就想到了被肉食动物撕咬过后的猎物残肢。

六年来，他一直想知道明日香是否在最后一战中留下了难以愈合

的伤痕。六年来，他一直希望她能痊愈。然而如今看来这只是一种天真的错觉。现在，残酷的现实，他不可饶恕的罪状；血淋淋地陈列在他眼前。那一天的记忆又冲进他的脑海，万钧沉重。他不敢看下去了，把脸埋在手中。

“对不起！”他哭号着，声音已经被巨大的痛苦和内疚折磨得嘶哑，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不是来帮你的，现在你...你...都是我的错！”

“不。是我自己选择保留它们的。”

真嗣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向她。明日香几乎是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抚摸着右臂那条长长的疤痕。

“在 lcl 之海里。”她解释道，“我看到了丽。还是莉莉丝？管他呢。她告诉我，我的身体会从 lcl 之海中重塑，会变得健康完整；但我让她保留了这些伤疤，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它们是我战斗过的证明。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我找到了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就算最后只是徒劳的挣扎；但这不重要，那是我最后的荣耀时刻，我希望把它刻在我的皮肤上。此外，它们也不是真正的伤疤。这是我从 lcl 之海里获得的新肉体，没有损毁，没有切口或伤势，就像丽承诺过的那样。硬要说这有什么意思的话，我把它视为‘重生之章’。”

她指向她的小腹。

“回想一下。”她继续说，“当那些东西吃掉我的二号机时，我已经没有能源了。那时仅有的一点点共感联系只是足以让我感到疼痛，但并不会让我的身体同步出现伤口。这些牙印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它

们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另外。”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的眼球被长矛刺穿了，但眼球周围的组织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不过，我并不愚蠢。我可不想带着半残的视力回来，所以我让丽换成了这个。”她的手指划过那条疤痕，从眉毛一直到颧骨。“异曲同工。不过这样我就保留了我的视力。”

真嗣终于擦干了眼泪。

“那，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轻声询问道。

“这样一来，你就永远忘不掉那一天。”

两人的目光终于交汇了。这一瞬间，碇真嗣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大型捕食者玩弄的小兽。

“我读了你的心。”她说，“在补完期间。到了该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稍微更好地理解你了，我那时是想更靠近你的...但我仍然很愤怒。为你对我所做的事情而愤怒，为你在我需要帮助时袖手旁观而愤怒。那时，我本来计划着过几天就拆掉绷带，让你看看我身上的疤痕，说不定你真的会以为那些都是真伤。”

这个大型捕食者的眼中流露出一丝遗憾。她看着自己的脚尖，发出一声悲伤的叹息，承认道：

“纠结这个问题已经没意义了：我就是想伤害你。”

真嗣屏住呼吸不敢说话，等着她说完一切。

“但后来我父亲来找我了。那会儿他可真是个好爸爸。”她不屑地笑出声来，“这十多年来他都不在乎我，但唯一一次我真的需要他忘记我时...反正，我还是想挑个良辰吉日，给你一个惊吓。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所有照片里都刻意隐藏这些部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明日香的视线顺着地板纹路走到了墙边的尽头。然后她把注意力收了回来。

“我当初就不该找丽要这些东西。我真是个笨蛋。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六年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那股愤怒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的人生会远比我作为二号机驾驶员的生涯更长久。”她举起右手，疲倦地盯着那道惨白的疤痕，“还记得我在信中告诉你的所有事情吗？我在德国做的那些事情？”

真嗣点点头。

“你读了第二个大学学位。”他说，“你在你父亲的一家公司工作了几个月。你去你母亲的坟墓扫墓时哭了。你写的文章大受欢迎。第一篇是关于 EVA 的，然后你写了些其他的东西。”

“第三次冲击和我的最后一战，似乎一天比一天遥远，我依然为此骄傲，但是...”她放下了手，“我已经无法把这些疤痕看作是我胜利的证明了。现在已经不行了。它们如今只会提醒我，提醒我那时是多么的恨你。”

真嗣看到她的手臂颤抖着。她的嘴唇吐出一声呜咽。

“它们只能提醒我，我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她诉说着，强忍着泪水，“如果我当时对你好一点...如果我不是那么抗拒你...谁知道我们现在会在哪里，会怎么样。”她抽泣着，“第三新东京市可能仍然存在。我不会在德国度过这该死的六年。而加持...加持先生可以...加持

先生本来可以..."

“我也有责任，明日香。我当时也犯了错。我伤害了你，还有美里，还有东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他递给她一张纸巾。她哭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这就是汉斯和我分手的原因。”明日香解释道，指着自己的腹部和手臂，“他看到了，然后说它们很恶心。我想这是因果报应。”她发出自怜的笑声，“我想，你和女孩们约会时的运气会比我更好。”

“并没有。在得知我对着我昏迷的驾驶员同伴的身体手淫后，我的约会对象都不想靠近我。”他叹了口气，“我想我不应该期待他们会原谅我。”

“因为原谅你不是她们的义务，而是我的。我有义务。”她把纸巾揉成一团，扔到客厅另一端的垃圾篓里。没进，“你对我做的事恶心至极，但从大的角度来看，放眼那一天里发生的种种，就也只是无关痛痒的小事罢了。你本来是有机会做出更糟糕的举动的。把小事变成足以媲美 SEELE 和你父亲那样的罪恶。但你没有。而且你事后也觉得自已糟糕透顶。”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她也是。

“你知道的，我在德国差点去做了整容手术。”明日香承认道，“我想过把这些疤痕去掉...但我知道它们始终刻在我的心里。保留它们是我的选择，一个愤怒而又幼稚的未成年女孩的选择，而现在我作为成年人必须直面这个选择的后果。看着我，真嗣。”

他依言看去。明日香展开双臂，向他展示她那布满瑕疵的身体。

“那天发生的事情有你的错。”她说，“也有我的错。还有美里的错。还有你父亲的错。还有律子博士的错。还有冬月副司令的错。我们都应该受到审判，远比他人更重的审判。不过，这些疤痕，这些提醒；它们是我的错，只属于我一个人的错。我把它们展示在你面前只是因为六年前的我想再让你痛苦一次，但现在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想再伤害你了。所以...”她环抱双臂，移开了视线。她的声音变得那么微弱，“所以，如果你觉得看到它们都会感到受伤，我就遮住它们。如果即便看到我也会让你感到痛苦，我就远远走开不再出现在你面前...”

刹那间，真嗣拉近了两人的距离，紧紧抱住了她。

“不要走。”他恳求道，“不要再离开我了。”

无论她的脑海里、她的灵魂中构筑着怎样的防御；如今都崩溃了。她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她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眼眶又湿了一遍。明日香的胳膊环住真嗣，将泪流满面的脸庞深深埋进他的肩上。

“留在我身边。”他恳求道。

“怎么留下来？”她哭喊道，“你会怎么想我，你会怎么看我，这些伤疤一直都提醒着我我有多么丑陋！”

真嗣停止了拥抱。他捧起她的脸颊，用拇指抹去她脸上的泪水。

“你说过，明日香：这是每个人的错。我也有错。这些疤痕并没有让你变丑，而是反衬出我的丑陋。不过...不过也许它们也能提醒我们一些别的东西。”

“那...它们让你想到了什么？”

他吻了吻她的眉毛，从那个印记、那条伤疤、那个提醒物所在的

地方开始。

“它们提醒了我，我们经历了地狱，我们活了下来。它们提醒了我永远不要放弃。永远不要再逃避。”

再一个吻。明日香颤抖着。她哭出声来。真嗣亦然，泪水同样夺眶而出。

“然后，如果你同意的话，明日香...我希望每天都能被提醒。”

她抱紧了他。

他们相拥而泣。

新的清晨降临到第二新东京市。在真嗣的房间里，紧裹着的毯子下，两具肉体紧紧相拥。一夜过去了，心灵和肉体上的壁垒都被破除干净。他们享受着这六年来被剥夺的接触、温暖和爱意。她从他的心跳声中找到了慰藉。他也觉得抱着她时身心舒畅。她的吐息撞在他赤裸的胸膛上，弄得他有点痒。

“喂，真嗣。”

“怎么了？”

“在这个夏天结束前...我想找一天去海边。和你一起。”

(完)

译者后记：

这是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的倒数第二篇嗣香短文，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拿此文参加了 2021 年嗣香同人文夏季赛，虽未夺魁，但依然算得上是质量上佳的作品。强烈的嗣香行为对抗性和优秀的心里描写与前作一脉相承，译者认为这正是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或者说嗣香人物关系颇具特色的宝贵之处。

寒冬之后

作者：YourBlandestNightmare

翻译：嘲斯

“看着我，真嗣。”

他们留了几盏灯。他们从不在黑暗里做这件事，黑暗会把一切破坏殆尽。

真嗣可以看清压在他身上的裸女的每一处身体细节。女孩的曲线。女孩的嘴唇。女孩的胴体和她那光滑的肌肤。岁月对她颇为慷慨仁慈。

疤痕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或许这具被残忍蹂躏然后在 lcl 之海中复原的 14 岁的肉体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那些新生的细胞中富含愈疗因子。

明日香俯身向前，胸口几乎完全贴上他的脸庞。真嗣咽口水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整个人紧绷无比。明日香注意到了这些。

“喂！”明日香揉搓着真嗣的脸，强迫他看着自己的双眼。“不要。不要再那样了。记住：是我想这样做。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所以放松下来。现在，看着我。”

但真嗣已经看不清这具由神明重新塑造的肉体了。他的眼前只有一滩白浊，既冰冷，又灼热。他的耳畔充斥着本该早已损坏掉的医疗机械的鸣响。在他的视野里，女孩的身体更娇小，裸露的胸脯也不像如今那么丰满。

流淌在他手心的，是挥之不去的污秽。

“求求你了，放我走吧。”

真嗣的声音细若蚊响，但还是打破了他们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一点点氛围。他紧闭着眼睛，希望能驱散掉脑海里的回忆，然而他依然感受到了女孩的肉体，她的肌肤紧贴着他。没有丝毫改变。

“我不想再做下去了。”真嗣颤抖着说道，“求求你了，明日香，停下来。别再做下去了。”

一声怒吼。这种声音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相当常见。

明日香的重量从他身上卸了下来。弹簧床嘎吱作响。真嗣这才敢睁开眼睛，他看到明日香坐在床沿上，背对着他穿好了衣服。

沉默了几秒后，真嗣也开始穿衣服。在穿好裤子后，他停了下来。低着头，真嗣发出了一声积攒已久的叹息。

“对不起。”真嗣道歉。

如果他现在什么话都不说，接下来的情况很可能会和往常一样。明日香会有几个小时完全不理他，然后在晚餐时她会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来假装自己并不失望。他们会表现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直到一切再来一次。

现在情况变了，真嗣听到明日香站起身来，在床上跺来跺去。他强迫自己的目光聚焦在地面上，尽管明日香已经站到了他面前。他能感受到她的凝视。她的声音就像钉锤，一字一句都钉在他的脑海和心脏里。

“我不想听到你的道歉，我想看到一点进步！真嗣，已经过去五年了！你就不能克服它吗？”

“可是那真的很难啊，明日香。”

她翻了个白眼。他知道，尽管他没有看她。

“是的，你这个笨蛋！”明日香掐着真嗣的下巴，再一次强迫他盯着她的双眼。“我是受害者，我原谅你。好了！结束了！现在不要再为此自责了！”

真嗣反扣住明日香的手，轻轻地向外推开。

“也许你不该这么轻易原谅我。”他轻声说道，“我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明日香抽出自己的手，发出充满恶意的哂笑。

“噢，没错，那是我们伟大的碇真嗣大人在那一天做下的唯一一件错事。既不是他袖手旁观我被那些怪物生生分食，也不是他在补完时和拒绝补完后试图掐死我...不，不，都不是，这些在他看来都称不上罪过。”她对他竖起两个大拇指，神情极尽嘲讽，“很高兴知道我们伟大的碇真嗣大人居然有如此高的道德标准！”

“我背叛了你，明日香！”

“那你可不也背叛了美里吗，我看她在给你“大人的吻”的时候你可没崩溃啊！”

“那不一样...”真嗣紧张地抓着裤角，结结巴巴的说道。他不想再面对明日香的压力了，于是他站起身来从她身旁走过。毫无意义，她不会明白的。永远不会。

出了他们的房间后，公寓里的温度要稍低一些。窗外，晶莹剔透的雪花落入第二新东京市。这是神明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出自丽还是莉莉丝的手笔？如今这些都不重要了。这些对真嗣、对如今的世界都不重要了。

“真嗣！”屋内的明日香叫道。他的名字，不加贬低性的前缀。这种叫法已经越来越频繁了。

真嗣收回目光，穿好了他的上衣，转过身去。他看到了明日香的双眼，那双总是充满元气的湛蓝眼瞳，在主人心烦意乱时反而更会闪闪发亮，就比如现在。

“你敢从我身边逃走吗？”女孩玩味地训告着真嗣，“在你向我承诺，向你妈妈承诺，更重要的是，向你自己承诺后。”

“你还敢逃避吗？”

男孩耸了耸肩，光是这个动作就足以让明日香气到爆炸了。她走近，踩的地板咚咚作响，伸出食指按着他的额头。

“该死，你就没有意识到人要活在当下吗？不要沉浸在过去了啊，真嗣！”

“我在书上读到过，这种情况很常见。”

“你就是在找借口！为什么你这么害怕宽恕自己？”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责骂我痛恨我呢？明明是我犯下了错，你就一定要无视这一点吗？”

真嗣本来不想说出这句话的。随后他又想了想，也许吧，但也仅此而已了。不管怎样，他都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自罪心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一切已经崩断了他脆弱的神经。

明日香没再朝他吼叫。她狠狠瞪了他一眼，走回了两人的卧室，嘭的一声摔上了门。有时真嗣会想，明日香当初坚持买西式的房门而不是日式的房门就是为了这一下。

他走到窗边。他的目光迷离在屋外的森林中，虽然眼里看着飘落的雪花，但心思却在别处。男孩的叹息多了起来，胸口残留着压抑感。他再一次不可抑制地想起了最后那天。明日香说的那些话，那些自白、指责、控告，在他脑海里盘旋，一如那天将她摧残蹂躏的白雕。

碇真嗣一直在等待，等待一根无形的长矛从天而降将他贯穿，但五年过去了，等待一次次的落空。神明的启示没有降临，他也未曾找到走出那一天的方法，只有沉重的压力充斥在他的肺、心与灵魂中。

他需要出去走走。

真嗣走向两人的卧室门前，敲响了门。

“明日香？我想换件衣服，我要出去走走。”

在短暂的沉默后，门打开了一点点，门后露出一只蓝色的眼睛盯着他。

“我能和你一起出门吗？”

“当然可以，明日香。”

他们沉默地换好衣服，沉默地走下楼梯。

在白雪皑皑的街道上，两人一前一后默默地行走着。没有交谈，也不互视，即便其他行人认为这只是碰巧走在一起的两个陌生人，想必也完全情有可原。

他们漫无目的地走着。明日香跟着真嗣，或者是反过来，真嗣在跟着明日香？这种细枝末节两人都毫不在意。

直到走到第三个十字路口，两人才开始牵手。明日香靠的更近了一些，隔着手套轻柔地抚摸他的手。真嗣很感动，但两人依然固执地避免着眼神交流。

他们漫无目的地徘徊着，直到走进一个银装素裹的城市公园。真嗣如今依然很喜欢看雪。而对于已经在德国经历过冬天的明日香来说则并没有多么稀奇；不过没关系，本来就是她要陪他出来的。

她看着他。他也是。真嗣一直都很喜欢明日香的脸蛋和鼻尖被冻的粉粉的时的样子。

他们放开了彼此。

明日香走远了，给真嗣留下了独处的空间。他把手插进口袋，重新把注意力转向公园。雪还在下，一层又一层地加厚着大地上的白色地毯。他闭上了眼睛，专注地体会着雪中漫步时踏雪的嘎吱

声。他抬起头，感受着冰晶在他皮肤上消融时的触感。和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的盛夏不同，冬天的触感是如此的特别。这是他在第三次冲击后经历的诸多新事物之一。雪。决心。寒冷。希望。饥饿。后悔。真心忏悔。

这一瞬间，世界一片清明，只有他的思想和记忆永存。他所在的公园，园内的行人和天地间的噪响全部都消失了。碇真嗣将自己的心灵与外界隔绝，但这一次不是为了逃避。他想要深入自己的心之海去探寻自己的内在。

他睁开双眼，转身。

“喂，明日——”

一个雪球砸在了他的脸上。

远处传来女孩的笑声，那是他的珍宝。真嗣珍惜着她的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咯咯地笑或吃吃地笑。这是真正安宁祥和的幸福，而不是满足自己幻想的工具。他擦去眼角的雪花，看到明日香环抱着身体笑得直不起腰。碇真嗣在他不长的人生中已经经历了数不清的苦痛，但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真心觉得这种瞬间如同天堂般美好。

他扬起嘴角傻笑起来。急忙蹲下身子搓出一个大雪球。明日香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女孩脸上的惊讶和暗藏的欣喜激动让真嗣身心俱暖。

这场雪仗的持续时间对两个成年人来说长的不像话；但他俩并不会在乎旁人如何想。就像明日香经常说的那样：“我们可是拯救了

世界欸！就算现在毁了它又怎样！’在提出休战后，两人并肩坐在了附近的河岸边。他们的衣服、头发和脸颊上都沾满了雪花。在他们喘息时，一缕缕雾气从两人微笑的嘴里逸出。

明日香倚在真嗣身上，把脑袋靠在他肩上。

他也把脑袋靠在她的头顶。

他们望着公园。来来往往的行人，玩耍的孩子，掘雪洞的小狗...她的手又一次伸进了他的手心。

“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责备你吗？”

真嗣没有说话。此刻不需要言语。她知道他想知道。她一直都知道。

“我很害怕，如果我责备你，你就会离我而去。”

他轻轻地握紧了她的手。闭上眼睛数着自己的呼吸节拍。一。二。三。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四。她已经向他敞开心扉了。五。六。岁月流逝，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试探彼此。七。八。如果不回应她的期待，他算什么男人、算什么伴侣？

九。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

“我拒绝宽恕自己，因为我一直都恨我自己。如果没有一个人来代替我自己恨我的话，我就不得不直面我恨我自己这个事实，这让我很害怕。”

明日香发出了一声充满疲惫和怨怒的叹息。

“我还以为我们都过去了。看来即便是第三次冲击后，我们也还是没有学习到任何教训。”

真嗣耸了耸肩，把靠在他肩上的明日香的脑袋微微弹了起来。

“我说过，我在书上读到过，这种情况很常见。”

她低沉地笑了起来。一声苦笑，为可怜的自己，也为身旁可怜的真嗣。

他们注意到了降雪即将结束。透过云层，阳光已经隐约可见。

“可恶。”他听到她咕哝着，“可恶，可恶，可恶，该死。”

然后，明日香深吸了一口气，嗓音愈发平静，但也更轻易地突破了他的心之壁。女孩开口说道：

“你说得对，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即便考虑到你当时心境不对，但你还是对我做了恶心至极的事。没错，我恨你，我生你的气，气了很长时间。”

她又深吸一口气。

“但我已经气了太长时间了...我累了，真嗣。我已经厌倦无用的愤怒了。我想把它卸下来留在身后。不是要忘记它，只是不想再被它支配控制我的身心了。我要的不是生存而是生活。我想享受快乐，也想经历失落，想尝试一整晚什么都不做把事情全堆在第二天，还想...”

明日香的身体颤抖着，真嗣想到了所有那些他对她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的时光。那时的他是如此的懦弱无能。

他伸出胳膊搂住她，痛骂自己内心的软弱。

“所以，求你了，真嗣，让我原谅你吧。你也原谅自己吧。求你了。”

现在轮到碇真嗣需要深呼吸了。当他呼出那口气时，他看到这口郁气飘向即将放晴的天空。如果那一口郁气能带走他所有的失败，怀疑，弱点和恐惧就好了，他这样想到；如果这一切都能像这口气一样轻易消散就好了。

但他知道，这只是天真的妄想。这些沉甸甸的东西还积压在心里，没有奇迹魔法能将它们变消失。只有他自己能做到，也可能他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它们。

但他也想向前迈步。他不能再让这些阴霾支配他的生活了。他必须走出这个深渊。为了他，也为了她。

“谢谢你，明日香。我会努力的。”

为了不再回来的他们。

“你保证不再恨自己了？”

“我会努力的。”

“你保证能克服医院里的那件事了？”

“我会尽我所能。我向你保证。”

“...对不起，我不该朝你大吼大叫。”

“我懂，我懂。”

每说一句话，他俩就抱得更紧一点。她坐在他的腿上，双臂环抱着他。他们分享了彼此的温暖。

他们真的能有所改善吗？还是说不久以后他们就又会陷入互相伤害的豪猪困境？他们的未来真的有希望吗？

碇真嗣和明日香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不过，春天总在寒冬后，不是吗？

“我们回家吧，明日香。”

(完)

译者后记：

这是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目前最新的一篇嗣香短篇，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拿此文参加了 2021 年嗣香同人文冬季
赛，成功夺魁，弥补了半年前的遗憾。可以说，这是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目前水准最为高超的一篇。可惜的是，
译者在翻译此篇时正处于“重拾翻译”的复健状态，先生最高水
准的佳作落入有失水准的译者手中，还是有些遗憾。

耶利哥之墙

作者：SamJaz

翻译：嘲斯

“美里呢？”明日香一边用毛巾擦干头发一边问真嗣。

“还在工作。”真嗣翻了页杂志随口答道，“刚才打电话说今晚通宵。”

明日香喜笑颜开，给了他一个 wink。“那今晚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真嗣疑惑地坐直了身体，目视明日香抱起她的毯子和被褥，扔到隔壁美里小姐的卧室里，然后用脚拉上了门。

真嗣眨了眨眼。

明日香一脸严肃地拉开门。“这是不破的耶利哥之墙。”她跪在地板上，身体前倾，真嗣只好努力不看她的睡衣，明日香的手放在推拉门上警告道。“敢越雷池半步我就弄死你。”她瞪了真嗣一眼，补充了一句：“小孩子不要熬夜，快点睡！”，然后砰地关上门。

...

黑暗的客厅里，真嗣在被褥里翻了个身。

她以为她是谁啊？

这是他的公寓。

好吧，是美里小姐的公寓，但他比明日香更早住进来。

耶利哥之墙...呵。

不过，从她的角度来看，无可非议，确实该这么做。

男孩子和女孩子真的不应该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他们毕竟只是孩子。

但是，她也用不着对他如此...刻薄呀。

...

真嗣拧紧了眉毛。

“小孩子不要熬夜，快点睡！”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的年龄应该比他还小。

就算她比他大，也大不了几个月。

不过，她倒是一直觉得她远好于他。

总是说自己是最有经验的驾驶员...总是在怪罪他...

她这是怎么了？

...

她这是怎么了？

她总是在他面前提及加持先生，但连他都看得出来加持先生对她毫无感觉。

加持先生都快三十岁了吧？

加持先生不会对明日香这样的小孩子有好感的。

就像...就像美里小姐和真嗣一样。

他想到这里，脸色微微一红，然后摇了摇头。

...

...

...

那么...真嗣和明日香呢？

他苦恼地挠了挠头。

不可能。

才不想和她在一起呢。

她就是个坏蛋。

唔...能说女孩子是坏蛋吗？

不...不，不能这么形容她。

真嗣又翻了个身，盯着熟悉的天花板。

该怎么形容她呢...她是个前一分钟还很阳光友善，然后在他说了句不合她心意的话后，就能立刻变脸的人。

就好像是他搞砸了一切。

就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错。

真嗣从被褥里坐直了。真的全都是他的错吗？

明日香有试着改善吗？

她想试着向前走，所以在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她的计划、她的心意后，她才那样对他发火？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又是为什么...在他俩明明相安无事独处的今晚，她的言谈举止也这么刻薄...？

...

“她对你展示了她没有向其他人展示的一面。”剑介曾这么向他解释美里小姐的行为，“这恰好说明她信任你，真嗣。”

这样看来明日香肯定不信任他吧？不然她对他的态度为什么总是这么恶劣呢？

她也只是一个小鬼吗？

一个也想要快点长大的小鬼吗？

...

夜幕深沉...

真嗣躺在被褥里，想强迫自己睡着。

明天就是和第七使徒战斗的日子了。

...

...

...

...

...

她怎么要睡在美里小姐的房间里？

为什么不直接回她自己的房间？回到她搬进来后立刻从他手里抢过去的房间？

这样不就能离他更远了吗。

唔...难道说这样可能会打乱他们这些天来努力实现的同步吗？

明日香真是为自己作为 Eva 驾驶员的职责感到自豪啊。

她乐于驾驶 EVA。

她为此而活。

她一生都在为驾驶 EVA 而训练。

真嗣想象不出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也无法理解他，无法理解他是如何被拖拽出自己正常的生活，被迫来到第三新东京市驾驶 Eva 的。

他甚至不知道，他从一开始就不想驾驶 EVA。

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的人都能驾驶 EVA。

他懵懵懂懂地被投放上街头，然后就做到了她训练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消灭使徒。

在上一场使徒战中，真嗣主动操控起 EVA 来对抗敌人，这让她很不高兴。

因为他操控的是她的 EVA。

他操控了它。

在她力有未逮的时候。

她遇到竞争对手了。

...

是这样吗？

她讨厌他，就是因为他在她毕生投入的事业上很有天赋，所以她一点也不为此感到高兴？

但...

不应该呀，他们已经同居很久了。

她知道他的压力很大。

他很努力。

她也很努力。

他们都在为驾驶 EVA 而努力。

虽然驾驶 Eva 很难。

但她喜欢。

可他不喜欢。

但是...当周围的人因他驾驶了 EVA 而夸奖他时，他又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喜悦。

所以...他其实是喜欢驾驶 EVA 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她真正喜欢的便应该是战斗继而得胜。

话虽如此，她同样渴望人们赞扬她，认同她。

如果有人能夸夸她，她想必也会很开心吧？

在加持先生夸奖她时，她想必是欣喜雀跃着的吧？

...

如果...

如果爸爸夸奖自己呢？

那会是什么感觉？

...

不过，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

那个人...永远会说那种话...

...

所以...

所以他是不是能向明日香学习，努力适应 EVA 呢？

明日香...

...

...

...

她就在那扇门的另一边。

耶利哥之墙。

不破的耶利哥之墙。

耶利哥之墙到底是什么？

似乎是圣经里的东西？

...

...

...

可恶...

真嗣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找到那本不知是美里小姐从哪里带回家的圣经。

我要找一找...索引...J...J...J...Je...Jeri...Jericho...耶利哥之墙...

被以色列人摧毁了？

怎么毁掉的？

约书亚记第五章...

真嗣焦急地翻着圣经，在昏暗的月光下眯起眼睛。

找到了。

1)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

2)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3)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

4)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

5) 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

20)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21) 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22) 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

25) 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她父家，并她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她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她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

26)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

他把书放回书架上。

那种毁墙的方式...他也做不到啊。

但...

为什么她会用一堵以被彻底摧毁而闻名的墙来形容卧室的房门呢？

万一他早就知道寓意，当场笑话她怎么办？

那她不就很难堪了吗？

她会不会为他在她的警告中发现一个如此巨大的...巨大的缺陷而感到尴尬？

为什么不用柏林墙来形容呢？

虽然，那个墙最终也倒下了，但它在倒下之前还是做到了将整座城市分隔整整三十年，而且她正是来自德国的呀。

她是觉得他一定知道柏林墙的故事，而不知道耶利哥之墙的故事吗？

这可是一场赌博，而她从不赌运气。她相信自己的力量，失败的话就迁怒他人。

所以...为什么？

他挠了挠头，躺回被褥里想继续睡觉，但这些想法一直萦绕在脑海里。

她既然提到了耶利哥之墙，那她就肯定知道这个故事。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堵因为最可悲的方式倒下而闻名的墙来警告自己呢？

“敢越雷池半步我就弄死你。”

但以色列人并没有越过那堵墙。他们大喊一声，它就自己倒了下去。

大门为他们敞开。

等等，门？

没有墙，他们的道路上没有墙。

明日香就在那扇门后面。

她想一个人睡。

她把我赶出房间只是想让自己有一些隐私。

...

是谁做了这一切？

是谁把他赶出了自己的房间？

她觉得他不会和她争论吗？他不会试着守护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吗？

所以...这才是她想要的吗？

激起他的反应？

一直以来，她所做的一切，她的所有言谈举止，都是一场作秀，她的全身上下都在大喊。“看看我！我不是很棒吗？”

那种话是说不出口的。

她太骄傲了，所以她不能说出那种话。

但她还是希望人们能看到她有多厉害，围在她身边。

她很炫目，让他难以直视。

他还记得，当她跪在地上前倾身体，拿耶利哥之墙警告他时，他看到了她裸露的胸口，脸红心跳。

...

她为什么不站直了说话？

她关门的时候还站着在，下一秒门开的时候却是那种姿势。

太快了，她甚至都还没把床垫铺好，就立刻警告他不要有什么多余的想法。

“看看我！我不是很棒吗？”

这是不是她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所以他才能看到那一幕？

她是想让他亲口告诉她她有多厉害多炫目吗？

不是她之于加持先生，不是他之于美里小姐。

加持先生...

加持先生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小孩。

“小孩子不要熬夜，快点睡！”

她不想当小孩子。

...

那我呢？

我想要什么？

我是小孩子吗？

嗯，是的。我是。我才十四岁...

他们都是这么喊我的，第三少年。

我就...这样被定义了吗？

...

她希望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孩子不要熬夜，快点睡！”

难...难道她...？

不，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还没准备好。

她骂过我色狼。

也许吧，我现在都还在想些龌龊不堪的事情。

等等，我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只是...我只是想了解她...

这不就是同步训练的内容吗？

越来越亲近？相互理解，相互思考？

所以...如果她是在暗示我，那我当然要好好思考这个暗示的意义。

她真的是在暗示我吗？

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口问她，我就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了。

...

他叹了口气。为什么人不能直截了当一点呢？

他就是个普通人，捉摸不透啊。

...

不过...

如果这真的是某种暗示怎么办？

一个念头闪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找到答案。

最不济，遭她一顿骂，再狠点也不过是挨她一顿揍。

但无论如何，他都能知道她的答案，然后安心入眠。

不过...

在穿过厨房的路上，Penpen 跳起来扇了他一巴掌，真嗣畏缩了一下。

真嗣揉着后脑勺的抓痕，瞪着企鹅。“好痛。”他发出嘶嘶声。

企鹅斜视着真嗣，给了他一个眼色，然后把头埋进了冰箱。

什么情况...？

...

“那今晚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这是不破的耶利哥之墙。”

“敢越雷池半步我就弄死你。”

“小孩子不要熬夜，快点睡！”

...

真嗣把被子和被褥抱进怀里，然后走到美里小姐的卧室门口。

他和明日香之间隔着一扇门。

他咽了咽口水。

耶利哥之墙。

他敲门。“明、明日香？”他紧张地问。

“什么事？”屋里的她回应道。

“请、请问...”他开口道，声音微微颤抖，“今晚我可以睡在这个房间吗？”

时间静静地流逝着。

真嗣叹了口气，低下了头。

门滑开了。

明日香把自己裹回被褥里斜睨着他。“好吧。”她对他说，“下不为例，笨蛋。”

他笑了。“谢谢。”他对她说道，走进来紧挨着她铺好垫子。

“你在做什么啊？”被褥里的她大喊一声，隔着被子一脚踢在他身上，“变态！”

真嗣呲牙咧嘴地揉了揉腰，回头望向她。

“这样才对。”她咕哝着，伸出手把他的被褥推到该待的地方，然后把头埋进枕头里，“笨蛋...”

他眨了眨眼，然后笑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晚安，明日香。”他柔声说道，然后钻进自己的被褥。

...

...

...

“噫！？”

“闭嘴，笨蛋。”少女喃喃自语，把少年抱紧在自己怀里。

(完)

译者后记：

这篇短文是对 TV 版第 9 集的重构，几乎把全部笔墨都聚焦在真嗣的心理活动上，这种写法即便在以心理活动描写为重的 EVA 同人中都堪称少见，颇具风味。对“耶利哥之墙”真实寓意的勘破也十分精彩，译者在翻译完后实实在在地产生了一种补完的感觉。

月亮

作者：SheriffJohnStone

翻译：嘲斯

备注：文中歌词来自 Kanye West 的《Moon》。

我想要踏足月球。(歌词)

皎月挂在天边。人类补完计划实行两周后的今夜，它依然无遮无拦地向大地展示它身上的血痕。

月光下，世界上仅存的两个人类看着它：真嗣和明日香。他们坐在破旧的阳台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无言看向这轮满月。两周前，她在一场激战中死去，而他把所有人都拖进了人类补完中。两周前，他们互献真心。两周前，他的双手像绞索一样死死掐在她的脖子上，而如今这些共同经历的记忆也都已经开始消退了。

不愿太匆忙地离开。(歌词)

两周前，在她对他说出那句“真恶心”后，他靠在她的胸口哭了起来。一周前，他主动打破了冰冷窒息的压抑沉默。明日香没有想到，她总觉得世界末日都比这件事的发生几率大，但他就是走出了这一步。这或许是碇真嗣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真诚、如此认真地道

歉。当他结结巴巴地表达自己对她的悔意时，明日香只是抱着双臂冷冷地听着。当他说出她对他有多么重要，以及他们之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她终于忍不住流泪。语毕，她还是没有开口说话，但她走到了他身边坐下。两人一起看着远方一望无际的红海。

我要怎样才能穿越天际？（歌词）

那天之后两人的话依然不多，但他们一直都待在对方身边。他们默默地穿越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直到他们找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建筑物——他们唯一的家。它损毁严重，但它仍然是家。他们上到他们最熟悉的楼层，艰难地闯入曾是美里小姐公寓的破败房子里。

第一天晚上，真嗣照旧去他的小房间，却被一只缠着绷带的胳膊拦住了。明日香没有对他说什么，不过她的眼神已经足以表达意思了。那晚，他们并肩睡在美里的房间里。他们没有互相碰触，但第二天晚上，他们的手就小心翼翼地碰在一起了。第三天晚上，他们的身体彼此靠近了一点。两人不想深究其中的意义，只是放任自流。其实他们都很困惑，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接受这样的身体接触了？

他们继续住在公寓里，靠冰箱里暂时还不易腐烂的食物为生，白天他们会外出，闯入其他民居搜刮物资。两人都没有考虑这种行为的不道德性。情况很紧迫，他们都很饿。

某一天晚上，真嗣在浴室里发现了明日香。供水系统似乎起作用了，虽然水压很低，但他们依然尽可能地洗掉了沾染在身上十数

天的 ICl 溶液气味。浴室门关不上了，所以真嗣在出浴后提前围上了浴巾，他一边围一边看到外面的明日香盯着镜子里的她自己，或者说，她的脸。即便是绷带也没有完全遮住其下的狭长疤痕，真嗣知道，她现在看着的正是那道疤。

真嗣走出来，拍了拍她的肩膀。明日香转过身来，催促真嗣帮她解开绷带。真嗣想到自己即将直面自己当初软弱无能的后果了，他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但他还是决定这样做。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另一只手快速撕开明日香头上的绷带，露出她受伤的左眼。真嗣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但情况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虹膜依然是浅蓝色，她的眼睛周围有疤痕的痕迹，但视力似乎没有受损。

明日香迅速眨了眨眼，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转过头去不再看他。真嗣引导她再次看向他，他必须仔细观察她的眼睛。在他检查的时候，他看到这颗眼球渗出了水雾。他往后退了一步，把另一只手也搭在她的肩上，向她笑了笑。她吸了吸鼻子，但同样对他报以一个微弱的微笑。

他们一起小心地取下手臂上的绷带。一道细线穿过她的手臂，一直延伸到她的肩膀上。看到自己残损的右臂，明日香眼里积蓄已久的泪珠还是控制不住落了下来，但立刻被真嗣擦去。他的手心有一个圆形的疤痕，他把这个疤痕贴在她的手臂伤疤上。两条疤痕相触的触感让明日香颤抖了起来。无言，但又胜过千言万语。

我渴望探寻月球。(歌词)

今天晚上，两人坐在同一张躺椅上，看着天空的月亮。那天在浴室互相袒露互相触碰各自的伤疤后，他们的关系真正沉淀了下来。他们的话仍然很少。这两周里话最多的一次就是真嗣向她道歉那一次，其实两人之间真的不需要说太多话。至少，现在还不需要。

月亮离地球那么远，就像他们和怀中之人的距离一样远。真嗣渴望打破他们之间似乎永远不会消失的心之壁。即使在补完中，他与她已经相遇了一百次，也看透了她的人生、她的噩梦、她的孤独——她的人生和他的人生是如此的相似——但他仍然觉得自己无法接近她。

讽刺的是，明日香也是这么想的。她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接近他了，但似乎没有任何效果。脑海里有一个声音问她，她真的尽力了吗？真嗣或许是个自私的小鬼，但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人真心实意对他好过。就像她的人生一样。

不愿太着急地告别。(歌词)

他的母亲像自己的妈妈一样离开了他。现在，碇夫人化为永恒的石碑守望着地球，而她的儿子却在地球上茕茕孑立。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就像那天在医院里，她带着解脱的笑容自缢，而把她的女儿单独留在地狱之中。她不知道自己是有意识还是无意，但她抱着真嗣的手臂还是收紧了一点。

我要怎样才能穿越天际？(歌词)

真嗣的思绪转向身旁的女孩。在补完的开头，他说他想永远和她在一起。她骂他可怜。其实她是对的。他有无数机会吐露自己的真心，但他却偏偏等到世界毁灭后才这样做。想清楚这一点后，他露出一个苦笑。他不曾对明日香撒谎。他真的想永远和明日香在一起，但他又怎么能说得出口呢？他没有说话，而是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仿佛他一松手，她就会消失。

明日香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未来有人从 lcl 之海中归来，来到两人的遗骸前，他们必须把她冰冷僵硬的手从他身上撬开，不至此就无法将两人分离。虽然此刻他俩身体上交融为一体，但她的还是止不住地担忧，深深地被他可能会离开的念头所困扰。她觉得自己该对真嗣说什么。她害怕失去他以后独自在这片广阔的荒原上求存，所以无论多么僵硬和不舒服，她都固执地将双臂搂在他身上。

我想要踏足月球。(歌词)

他们盯着月亮。明日香知道真嗣对这条贯穿月球的血环怀着纯粹的愧悔。对他来说，这是他彻底失败的象征。她没有多想，用拇指一圈圈地拂过他的胸腹。她看向真嗣的双眼。在他移开视线前，她看到了他的脸庞浮现出各色的痛苦。这让她叹了口气。

不要太匆忙地离开。(歌词)

末世之后的现在，他真的能让明日香开心吗？真嗣一直在思考她在他身边是否安全。他拒绝了她那么多次，他伤害了她那么多次，她怎么还会允许自己来接近她？他不敢开口，因为他知道她不会回答。

我要怎样才能穿越天际？（歌词）

这个问题在两人的脑海里重复了上千遍。他们同时深呼吸。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头靠在她的头上。

妈妈走了。

母亲离我而去了。

真嗣就在那里。

明日香就在那里。

他们的手指主动碰在一起，像过往那么多次一样，心与心瞬间交叠。

“不要离开我。”

（完）

译者后记：

这篇 EOE 世界观下的短文是少有的探究伤疤与嗣香关系之间的联系的作品。“月”的意象的融入为这篇作品增色不少——受 NGE 影响，相当多的观众和创作者认为“月”是与绫波丽绑定的。虽然这种印象已经在 ROE 末尾的红海告白中被打击得粉碎，但一篇诞生于 EVA 终之前的 EOE 世界观作品能尝试对“月”的意象进行“篡夺”，确实是十分大胆，令人惊喜。此外歌曲的氛围加成也为这篇短文带来

了更好的阅读体验，译者当初也是伴随着歌曲完成的翻译，空灵通透的感觉十分净涤心灵。

明日香的生日

作者：Norsehound

翻译：嘲斯

他猛地惊醒。熟悉的天花板高踞于这个黑暗无窗的逼仄房间里俯视着他。只有时钟的小 LED 灯勉强照亮黑暗空间里的轮廓。

他借光看了看钟，4:30。太早了。他闭上眼睛，翻身继续睡……但在床上翻来覆去将近二十分钟后，他意识到自己睡不着了。他咕哝着接受了这个现实，从床上爬起来，推开门。

公寓客厅和他的小房间一样又黑又冷。他打了个冷颤，回屋穿上一件毛衣和运动裤，朝着厨房走去。公寓外，沉睡中的城市将昏暗稀疏的微光投进窗内，斑驳的灯光与室内的陈设一同构成了让他心烦意乱的布局。

他踱步到窗前向外看去。窗外的世界被浓重的雾气吞噬了...第三新东京市现在是无光之城。

一股非常奇怪的孤独感和违和感笼罩了他。他不应该起这么早。他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他想到了自己的室友美里小姐还有明日香，她们都睡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门紧闭将他隔绝在

外，他几乎能切身感觉到他与她们之间唐突出现的有形隔阂...因为...因为...

他步履蹒跚地走进厨房。他打开灯望向日历，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日历上清晰显示现在是十二月。

他用手指划过美里在日历上的笔迹，发现今天已经是十二月的第四天了。他眨了眨眼。看到了几个月前就贴在日历上的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明日香的生日”。

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又用力眨了眨眼。他收回了手，陷入沉思，想到了明日香这些天对他的敌意和疏远。在上一场使徒战过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愈发恶化。

他又看向日历。在这特殊的一天里，他应该为她准备一些惊喜。

他开始集中精力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于是他开始了例行的早餐工作。他打开冰箱，却被里面的东西震撼了。

林林总总的食材被整齐码放在冰箱里，每种食材上都贴着对应的食谱。他怔怔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拉出一张食谱卡。

“黑森林蛋糕...”

他不记得这一大堆食材是什么时候买回来的了。或许是美里小姐买回来的吧，要么她又想自己尝试烹饪了，要么就是想使唤他未来做给她吃。

他盯着这张食谱卡看了好一会儿，自问到底该不该做这个。他看了眼挂钟。4:45。他还有很多时间。

他想到了明日香。

他将食谱放在柜台上，开始依食谱取出食材。当他拿出酪乳时，有一样东西被顺了出来，滚到了地板上。他捡起它，试图破译外包装上的德语是什么意思。“哦。”他想起来了。

是进口香肠。这周早些时候，美里一时兴起带他去了一个进口市场，他买了这个。他重新想起来了，自己就是为了解决明日香对日本料理的抱怨才买的。他微微一笑，把香肠摆在案板旁，然后开始做蛋糕。

他满怀紧张与期待地将鲜奶油涂在蛋糕表面。旁边盛着一碗刚洗干净的樱桃，等做出满意的糖霜后，他就会把它们加到蛋糕上。就在他准备用刀把黄油切开的时候，他听到了耳边传来的询问：“你在做什么东西？”

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回头一看，明日香站在客厅的门口。她的头发凌乱，还穿着那件粉红色的连衣裙睡衣，脖子上系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哦，呃...”他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早，早安，明日香。”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地穿过厨房，绕过桌子，站到蛋糕旁边。在她身后，挂钟的时针走到正6点，清晨的阳光取代了夜间的灯光渗入房间。而现在正好该是他起床开始准备他们每天的早餐的时候。

明日香说不出话，眼神里带着几分难以置信，他重新转过身面对蛋糕。“这是...我为你做的，这样的话放学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吃了。我...我想给你庆祝生日，如果你愿意的话。”

在发现明日香看着蛋糕没有反应后，他变得有些紧张，看着她说：“可...可既然已经不是惊喜了的话...生日快乐，明日香。”

女孩只是呆呆地看着蛋糕。然后她抬头看向他。她的眼里还残存着睡意，她被...他的这句话...被其中蕴含的心意吓住了。面对这一切，她开口说出了她现在唯一能想到的事：“我要吃早餐。”

他点头：“等我做完这个，我就开始做早餐。”

他扭过头，准备好迎接明日香的贬低责备了。然而预想中的话语并未到来，他抬起头回望，看到浴室的灯亮着，听到水龙头的流水声。他犹豫了一下，好奇她是在刷牙还是在干别的什么，不过手上的功夫没有停下。他最后检查了一遍食谱，确定蛋糕需要冷藏，于是在冰箱最上面的架子里腾出了一片空间。

明日香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做早餐了。明日香再次停下来盯着他的背影，她...闻到了香肠的味道。不过这是一种她从未闻到过的气味。

他回头看了看她，说道：“坐吧！再有几分钟就做好了。”

明日香还是云里雾里的，不过很听话地拉过一把椅子，扑通一声坐了下去。直到他把一个盛满炒鸡蛋、香肠和吐司的盘子放到她面前时，她才清醒过来。她盯着食物，不敢相信自己的视觉和嗅觉。

更见鬼的是，他还为她倒了一杯牛奶，把一根洗干净的叉子递给了她，旁边还有一把用来切香肠的小刀。

看到这一切后，她抬起头看着他。他对她微笑：“快吃吧。”

明日香凝望着这顿丰盛异常的早餐，直到她的肚子开始抗议。在他开始准备自己的早餐时，明日香开动了。当他端着自已的早餐坐在她对面时，明日香已经把香肠消灭干净了。

“所以...”他问，“你喜欢吗？”

明日香盯着他。组织着语言，准备好好抨击一下这顿严重失准的早餐。

....但明日香知道，这是他特意为她准备的一顿家乡菜。她的肩膀起伏不定，复杂的情绪像喷泉一样从心底喷薄而出。她先是抽泣，然后她倒下了——手肘撑在桌子上，把脸埋入手中，开始大哭起来。

“笨蛋！”她嗫嚅道：“不要看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我看到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犹豫着回答，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她的崩溃，“我想为你做点特别的事。”他诚恳地回答道。

明日香想逃走——躲进浴室里或者跑回她的房间，但她的腿不听使唤。她坐在他面前的椅子上，被他的姿态惊呆了。

她吸了吸鼻子，揉了揉脸，平复了一下情绪。“你可真是个笨蛋。”她说，语气中带着一丝满足，暴露出她并不是真的生气。

他察觉到了这一点，只是微微一笑。“我很高兴你喜欢它，明日香。”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早餐，决定更进一步，“只要你能高兴，我做什么都行。”

明日香渐趋平稳的呼吸再次开始起伏，她又哭了起来，这一次的哭声是他从来不曾听过的。“明日香？”他看到她的头砸在了桌子上，“明日香？”

他有些担心，站起身，绕过桌子接近她。“明日香？”

明日香不会在乎自己是否软弱可怜。她也不愿再去想自己对独立的渴望和期待。她本质上依然只是一个渴望被爱和理解的小女孩。日复一日的家常早餐，放学后就能吃到樱桃蛋糕的承诺，再加上他的表白，这些就够了。

她伸手把他的头抓得更近了，然后站起身来将脸庞凑到他的脸上，想要得到一个不顾一切的吻。

他已经用了很长时间反思那一天晚上的那个“无聊之吻”是怎么回事，并且已经暗自下定决心，如果再有机会，他会做得更好。现在时机已到，他该摒弃茫然无措了。他不再考虑别的，只做一个男人现在应该做的事——紧紧抱住那个女孩，回应她的感情。他双手绕过她的腰间，将她牢牢地抱紧。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美里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走进厨房。“喂...”

当她意识到她所照看的两个孩子正在享受独属于他们的时刻后，她便不再出声了。她眨了眨眼，悄悄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然后离开了厨房。

.....

.....

....

...

..

.

律子深吸了一口气。“好了。”她舒展着疲惫的双肩，“我们已经到了行动的最后阶段了，所有部门，待命，这会是最后一击。”

美里没有听到控制中心发布的命令。她隔着玻璃窗俯瞰控制箱里的初号机。她的脸上写满了担忧，因为碓真嗣已经溶进 lcl 溶液 37 天了。她叹了口气，把脸靠在玻璃窗上。

摩耶专心地盯着初号机的状态显示栏。她抬头看了眼律子，后者刚刚从她的视角里走开了，摩耶等待着律子的下一个命令。“分心了！”摩耶意识到自己的失职后及时将注意力调转回屏幕上，然后正好看到了初号机的 AT 立场的输出峰值显示在状态栏上。波峰的尖刺突出传感器伸向屏幕外。

她张嘴正要报告这件事，但一眨眼这段异常数据就不见了。摩耶犹豫了一下，点开几个数据想要来寻找刚才的异常真实存在的证据。过了一会儿，她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找到。

“有什么问题吗？”律子走过来问道。

摩耶再次摇头。“没有，博士，只是我眼花了，没什么。”

律子看了看摩耶刚刚查看的数据，同样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美里看着初号机，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了墙上的挂钟和日历。今天是 4 号，她记得似乎有什么特殊意义...是什么呢...

今天是碓真嗣夺还计划最终一步的开始日期。是的，4 号大概就是这么个意义。她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初号机的后颈上。

.....

.....

....

...

..

.

尚未迎来曙光的清晨，独自睡在房间里的明日香抱紧了怀里的枕头。她的手臂和大腿紧紧地纠缠着怀里的柔软之物。

她梦到了巧克力，樱桃蛋糕，还有那个人。在她正式跨入 14 岁时，明日香发出一声轻微的呜咽，泪水盈满眼眶。

生日快乐，明日香。

(完)

译者后记：

这是一篇译者认为质量非常高、也深受译者喜爱的短篇。不仅在于那个精妙的反转，更在于它隐藏在下行故事发展里的上行趋

势。真嗣在明日香生日当天的付出只不过是一场异梦，真实世界里的明日香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十四岁生日——觉得到此为止的读者朋友们，不妨深入想一想：虽然只是一场异梦，但异梦的结局对真嗣来说不是没有价值的。醒来后的真嗣还会是以前那个懦弱胆小、不敢主动接触明日香的他吗？他错过了明日香的十四岁生日，但当他回归现实后，他不会再错过下去了。这便是译者所说的“隐藏在下行故事发展里的上行趋势”——结局是一团看似 *Bad Ending* 的迷雾，但廓清迷雾之后却是 *Happy Ending* 的辉光。对这篇短文里嗣香感情发展的探究让译者有了几分彼时探索 *NGE*、*EOE* 和 *ROE* 里嗣香感情发展时那种抽丝剥茧接近真相的感觉，非常的美妙。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下了点额外功夫，比如异梦中全程没有出现真嗣的名字，一直在用“他”代称；又比如故事开头的环境氛围，译者也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一点艺术加工，使其读来更加阴沉诡异。这一切旨在暗示异梦的虚假。如果有读者朋友能在阅读中感知到这些违和之处，那就再好不过了。

安宁与陪伴

作者：*Consciousness Rising*

翻译：嘲斯

月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飘渺的月华仿佛天使的一吻。她赤裸的身体能感受到华美的床垫和毛毯的每一处针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某人的缺席。不过一想到她的丈夫会带着礼物回来，等待想必也是值得的。礼物虽然来自她的索求，不过其中的爱意真实不虚。在这个空闲的时刻，明日香凝望着天边的群星。夜夜不熄的无尽辉光昭示着所有美好与苦难最终都会沉沦进时间之海的深处。欢愉和痛苦都会被时间的奔流磨平，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只为了当下而存在。

我要好好享受这段美好时光。她的心里这么想着，一边用手把窗户密封条拉长，一边想着星星还有什么话要告诉自己。她注意到了闪耀着的猎户星座。突然卧室的房门被悄悄地打开。门扉吱吱作响，以此作为对开门者的致意。他们目光交汇，于是连句读都变得多余。

“嘿。”真嗣一边问候一边端着咖啡走了进来。

“嘿...噢真嗣，孩子们都上床了吗？睡着了吗？”

“嗯，我在等咖啡煮好的期间检查过了，闹钟上好了，房门也关紧了。你现在不用想这些，只需要注意咖啡会不会太烫。”他向她露出了微笑，然后她也咯咯的笑起来。

“好吧——那么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她在啜饮咖啡前说道，“到时候谁还管咖啡烫不烫嘴。”明日香露出赤裸无暇的胴体，并引导着真嗣来配合她。他看起来高挑瘦削，但没想到居然是脱衣有肉的类型。真嗣紧紧抱住明日香，双手抚摸着她光洁的后背。

“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刻。”明日香小声说道。裹在两人身上的毛毯提供了只有互相依偎时才恰到好处的温暖。今晚注定是个私密之夜。

“我也是。我很高兴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都太爱彼此了。”明日香的语气里既有骄傲又有遗憾。

“有这方面原因，不过那不该成为阻止我们享乐贪欢的理由。”真嗣对着明日香吻了下去，不过就在他要抽离的时候，明日香按住了他的后脑勺，把这个吻的时间延长了三倍。

“我是认真的，明日香，爱意不该是阻碍。”

明日香喝完了咖啡，然后回答道：“只限于今晚，算你胜我一筹，你这油腔滑调。”她笑着说道，“不过...你说的很对。”现在换她来抚摸他了，“我们按自己的节奏就好。”夜空中一堆积云缓缓飘过，月光开始慢慢洒满房间。明日香没有注意到先前光芒的消散，但她依然为自己能够清晰辨认出丈夫脸庞的每一处特征而欣喜。她的婚戒戴

在手上，那是她与真嗣恒久不变的纽带。只要有他在身旁，这世上的一切困难都会如河流顺流而下般迎刃而解。

明日香凝望着窗外，真嗣和她一起看着。夜空万里无云。群星绚丽闪耀。和衣而眠可是莫大的罪过。今晚，他们会彼此交融。今晚，一定是个不眠之夜。

(完)

译者后记：

这是译者入坑 EVA 后翻译的第一篇作品，也算是初心之作（笑），作品本身也是纯粹的甜文，拿来作为合集的收尾再好不过了。

那么，译者的第一个漂流瓶，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有机会的话，也请您把它重新投入大海，传递给更多人吧。

美好感情的尽头就是嗣香，我们从中汲取在现实中迈步向前的力量。

Love Love Asuka Shinji Forever.